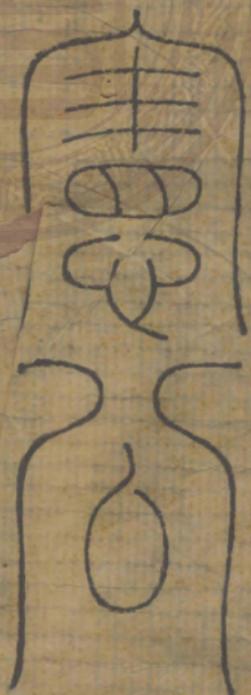


嘉慶庚午季春



金華府

宋文憲公全集序

宋文憲公全集者集公文而全之也公文甚富生前未有雕本公沒百三十四年而後有太原張氏之刻又二十二年而後有海陵徐氏之刻又于五年而後有高淳韓氏之刻至所著龍門子凝道記二十四篇其刻未有聞焉今去韓刻又二百六十四年鏤板無存而書冊之傳亦日以散佚故集公之文難集公文而全之爲尤難歲己未余奉

簡命來守婺邦婺爲公故里甫下車搜公遺集僅得浦江重

刻韓氏本而前三刻俱不可得唏噓者久之閱二年外舅王泉先生以家藏宋學士集兩函見寄且曰公之文章非特一郡之光實爲有明一代文人之冠此編乃公手定本命仲璉繕寫成書而王德閒太原長公刻之者子以翰林典郡

朱文憲公全集

序

表章前徽主持風教守土者之責也宜亟付劄牘氏以廣其傳於是得張氏本然其書多殘缺苦無善本校讎且以未見徐刻爲憾詢之何小山學博則曰張徐二刻浦江戴氏有之什襲珍藏惟恐或失宜就抄焉乃致書浦江朱子愷明經命其孫寓至戴氏家錄徐刻并校正張刻而補綴之踰月歲事於是得徐氏本文凡百餘篇皆張刻所未及也設局鳩工將禦木焉而武義何謨聞秀才以韓刻原本至東陽周暱圃秀才以周刻韓本及傅刻本至浦江戴瀛三封君以彭刻韓本至於是而公之文乃集雖然龍門子凝道記一書諸刻中無有也求之其鄉求之諸藏書家無有也適嘉興李鄉誥明經自吳門來於坊閒購得舊抄本遂附刻於後至浦陽人物記錢唐鮑氏刻本最爲完善與韓刻評浦陽人物互有異同不

嫌兩存亦并刻之於是而公之集乃全嗟乎士之遇合與文章之顯晦其亦有時哉公生當元季韜光擅勳者五十年始應金陵之召簪筆史館侍書青宮公文乃大著於天下當時如日本高句麗安南諸國得公文者如獲拱璧而乃晚歲流離卒以竄死等身著作迄無完書不亦悲夫其後四十年中三刻疊出亦可謂幸矣然而祝融收之蝨魚飽之其存者百無一二焉今距公且五百年於灰燼殘蝕之餘網羅蒐輯集而全之豈凡物之精光寶氣互貫古今天終不使泯沒於人世與抑公之精神不可磨滅冥冥中實呵護之與余喜公集之得全以報蘭泉先生諄諄屬望之意因識其緣起以見集公之文之難集公之文而全之之尤難如此是爲序

嘉慶十五年歲次庚午季春中潯吳縣嚴榮撰

宋文憲公全集

序二

吳郡少峯嚴老前輩以翰林莅婺躬道義以淑斯民越十有一年政成化洽百廢具舉乃窈然深思郡本道學文章冠絕海內之區何以人往風微古今邈不相及得無感發興起之者容有未至耶爰取大儒宋文憲公文集若張刻徐刻韓刻彭刻蒼萃而取其全復得龍門子凝道記浦陽人物記并鐫之以嘉惠郡之人嗚呼豈獨郡人也哉將溥海之內觀斯集者實與受其惠矣竊惟太史公好游足跡徧天下故其爲文跌宕有奇氣惟公不然當公始自潛溪遷浦江得鄭氏藏書八萬卷居青蘿山中日講明而切究之徵召迭至不出也暨明興以文章翊國運亦不過往返金陵千里而近然視太史公善游者曾不稍異也太史公紬金匱石室之藏盡終身好學深思之力以成史記公被命修元史八月書成洎重修順

帝紀亦六月竣事雖閒有指摘而體大思精二百十卷與太史公之百三十卷亦無稍異也至其從容啟沃無非堯舜君民之言輔翊青宮一本仁孝誠敬之旨其他文主六經而奴百氏莫不根極理要闡發雄渾蓋公乘濂洛關閩之後生東萊四子講道之鄉得方吳黃柳之傳集厥大成其所以自爲者道也文云乎哉此公之文所以超軼古今者也善乎公序歐陽文公之文有云必生於光嶽氣完之時通乎天人精微之蘊索乎歷代盛衰之故洞乎百物榮悴之情躡乎鬼神幽明之蹟貫乎華夷離合之由舉其大也極乎天地語其小也入夫芒杪非見道篤而擇理精曷能致此公之贊文公非卽公之自道得力也歟刻旣成屬殿泗序之殿泗幼讀公集方震驚眩掉之不暇何敢言序亦惟頌公之言以爲公之序斯

宋文憲公全集

序三

可耳吾郡人讀是編者其必稔知太守所以重刻此書之志爲之感發爲之興起先海內而得所私淑庶幾典型在邇毋終蹈衰微不振之咎也郡人戴殿泗謹序

張刻原序

客有持子宋子潛溪諸集來者曰某帙宋子三十年山林之文也某帙宋子近著館閣之文也其氣貌聲音隨其顯晦之地不同者吾子當有以評之余家浙水東去宋子之居不百里遠知宋子之劬學入青蘿山中不下書屋若干年得鄭氏所蓄書數萬卷書無不盡閱無不盡記於是學成著書凡若干萬言其文之師者聖也聖之師者道也道之師者先王先聖也而未嘗以某代家數爲吾文之宗某人格律爲吾文之體其所獨得者三十年之心印律之前人石不能壓之而鈞鈞不能壓之而斤者萬萬口之定價也昔之隱諸山林者奕乎其虎豹烟霞也今之顯諸館閣者燦乎其鳳凰日星也果有隱顯易地之殊哉不然以宋子氣枯神寂於山林與志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一

一

揚氣滿於館閣是其文與外物遷何以爲宋子抑余聞婺學在宋有三氏東萊氏以性學紹道統說齋氏以經世立治術龍川氏以皇帝王霸之略志事功其炳然見於文者各自造一家皆出於實踐而取信於後之人而無疑者也宋子之文根性道榦諸治術以超繼三氏於百十年後世不以歸之柳黃吳張而必以宋子爲歸噫三十年之心印萬萬口之定價於斯見矣客何以山林館閣歧宋子之文而求之哉客聽吾言錄吾言爲子宋子潛溪新集序洪武庚戌二月初吉會稽老友楊維禎序

一代之興有一代之制作其所以黼黻皇猷鋪張鴻業必有當其任者故天生奇偉英俊之才豈偶然哉若宋景濂先生之於今日是也以景濂之雄文奧學而不獲顯庸於前朝豈

非夫之所屬實有在耶余聞景濂之名蓋二十年矣近始會
於金陵挹其光儀聆其論說已有以慰夫平昔嚮慕之心及
觀其潛溪新集浩乎其博淵乎其深蔚乎其色鏗乎其聲如
春江之濤汪洋浹漫而不可涯洙又如平沙漫漫鐵騎數萬
縱橫馳逐而不可控弔又如武庫一開千珍萬寶光采爛然
又如尋河之源至於底柱至於龍門又至於積石又至於崑
崙不得不止讀之累日使余不知神之駭而心之醉也蓋積
之也厚蓄之也久養之也素故其發也左右逢原舒卷隨意
惟見其有餘而不見其不足然此特所觀新集者而已皆應
制代言紀功銘德之作若景濂平日之所著則有前後續別
四集已盛行於世及流傳於海外學者又當兼取而博習之
可也中順大夫祕書少監豫章揭浚序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一

原序

二

翰林侍講學士金華宋公景濂自少以文雄一時人不遠數
千里求之殆徧於中國四夷矣其居青蘿山所作者曰潛溪
集其在朝所作者曰翰苑集潛溪集凡若干卷故翰林承旨
歐陽文公爲之序而翰苑集復萃記序碑銘表傳雜說釐爲
前後續別四集云予嘗讀而好之浩乎莫窮其所至乃撫卷
而歎曰文章經國之要也豈直一藝而已哉而與時升降其
變不一在唐則宗昌黎韓子在宋則宗廬陵歐陽子韓子之
文祖於孟子而歐陽子又祖於韓子皆所謂傑出於千百者
也元初姚文公以許氏之學振於北方下至天恩至正間又
有蜀虞文靖公金華黃文獻公亦若韓子之右唐歐陽子之
在宋矣然文靖公之放言極論縱橫無窮其氣餒莫敢迫而
文獻公之不失準繩卑不可隆而高不可抑也大抵先秦兩

漢以來聖人之經汨於諸子道固晦而未明也故各騁異同之說以夸耀一世恆病其駁而不純及宋周程朱子大發其闕是非邪正奚翅黑白之形而後之立言者由是求合於道亦既無弊矣又惜蓄之無源而徒剽竊陳腐支離蔓衍之爲工孰知其去古遠而益抗不亦悲夫公自五經子史靡不通究其造理也精其攷事也博故發之於文章悉鏘近習之陋學者翕然宗之國朝龍興遂以布衣登侍從之選歷十餘年凡大制作大號令修飾潤色莫不曲盡其體實與虞黃二公相後先已雖然虞黃二公屬重熙累洽所以黼黻一代之盛者爲易今國家肇造之時將昭武功而宣文德以新四方之觀聽使知大明之超軼三五豈不爲難乎嗚呼正聲勁氣充塞宇宙星辰河漢山川草木風雷雨電鬼神變化龍跳虎躍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一

序

三

雖極瑰詭奇絕之觀惡足以喻其巧邪昔公之總修元史也予獲預編纂之列熟其論議觀其儀矩非一日矣故知公爲深而望公爲重輒爲之說如此尙俟知言於後而非諛其所好云清江貝瓊序

成天下之化者道宣天下之化者文也者根乎道而從乎時所以襄帝圖而紀王業昭人理而通物志者也是故時措讓則典謨作時弔伐則誓命行時守成則訓誥著以至銘頌記序之流凡以達理而述事皆文之用者也有其時而無其文漢高也是曰陋有其文而無其道隋煬也是曰僞惟我高皇帝乃武乃文以定天下時則有耆俊之臣夾輔林立而太史金華宋公景濂首之凡所以演綸綍裁典禮定律令頌瑞靈以至銘開國之元功發濟友之志行其言凌蹕漢唐羽翼

三代氣雄而辭麗理典而道深信皇代之文宗也後學莫不知嚮而其集久且漸湮雖有潛溪前後集文粹出於鄭氏所輯及蜀本衢本外國本皆略而未完近時杭本八帙頗多而爲人率妄去取猶未刻也初公存日手定八編凡若干首以細眼方格命子璠繕錄精整首簡猶公手筆其本亦歸鄭氏久之流入錢唐予購得之愛重藏襲行輒與俱茲來總漕于淮因命按本翻錄入刻稍展而大之爲若干帙以公之於天下嗚呼韓文冠唐室法百世而踰二百年歐陽子始得之漢東弊筐遂流無窮如挂星漢公集亦越百載而今且復廣予不敢擬歐陽子而公固吾明之韓也感其事頗近因刻就聊志其自而附申之云爾正德九年甲戌夏四月旣望賜進士出身奉勅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都御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一

原序

四

史前南京戶部尙書太原張縉識

徐刻原序

金華有二先生曰柳公道傳曰黃公晉卿皆以文章顯名當世予游縉紳間竊獲窺其述作柳公之文龐蔚隆疑如泰山之雲層鋪疊湧杳莫窮其端倪黃公之文清圓切密動中法度如孫吳用兵神出鬼沒不可正視而部伍整然不亂金華多奇山川清淑之氣鍾之於人故發爲文章光焰有不可掩如此予方歎豔二公以爲不可幾及客有授予文一編者予得讀之見其辭韻沈鬱類柳公體裁嚴簡又絕似黃公驚而問焉乃二公之鄉弟子宋君濂之爲也因作而曰大哉文乎不可無淵源乎西京而下唯唐宋爲盛宋姑不論以吳興姚鉉所聚唐文觀之奚啻三百餘姓雖張蘇蕭李常楊之流氣

逸辭雄各名家終不能返於古者何哉無所宗也獨韓愈氏吐辭持論一本之六經然後斯文煥焉可觀故凡經其指授者往往以文知名於一世夫以渾涵彌綸之道淳龐冲雅之音欲藉是以宣之揚之使其文字各從職而不紊苟不傳之於師奚可哉我國家混一以來光嶽之氣不分六音斯完中統至元間豪傑之士布列詞垣固難以一二數天厯以來海內之所宗者唯雍虞公伯生豫章揭公昂碩及二公而已二公之所指授其必有異於庸常哉設以韓愈氏方之二公則濂當在李翱皇甫湜之列也予雖不能文亦不可無意於斯譬猶候蟲而時一鳴之其視二公黃鐘大呂之音果何如也竊喜金華山川之秀代不乏人而二公之學有所傳故因序濂之文而敢志其私焉文林郎國子監丞莆田陳旅衆仲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一

原序

五

父謹序

文章所以載乎學術者也昔之聖賢其學可謂至矣其於三才萬物之理仁義道德禮樂制度治亂是非隱顯鉅細之際凡人傳心之妙帝王經世之略無弗察而通也其眞知實踐既有得於內矣於是將以自見而淑諸人也然後託於文章以推其意之所欲言故程子以謂聖賢之言不得已也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闕焉又謂後之人始制卷則以文爲先平生所爲多於聖人然有之無補無之無闕也由是論之所貴文章之有補者非以其明夫理乎理之明不由其學術之有素乎然而古今文章作者衆矣未易悉數也試卽吾婺而論之宋南渡後東萊呂氏紹濂洛之統以斯道自任其學粹然一出於正說齋唐氏則務爲經世之術以

明帝王爲治之要龍川陳氏又修皇帝王霸之學而以事功爲可爲其學術不同其見於文章亦各自成家而香溪范氏所性時氏先後又間出皆博極乎經史爲文溫潤縝練復自爲一家之言入國朝以來則浦陽柳公烏傷黃公並時而作柳公之學博而有要其于文也闕肆而淵厚黃公之學精而能暢其于文也典實而周密遂皆羽翼乎聖學而黼黻乎帝猷踵三公而作者爲吳正傳氏張子長氏吳立夫氏吳氏深於經張氏長於史而立夫氏之學尤超卓其文皆善馳騁者焉然當呂氏唐氏陳氏之並起也新安朱子方集聖賢之大成爲道學之宗師於三氏之學極有同異其高第弟子曰勉齋黃氏實以其學傳之北山何氏而魯齋王氏仁山金氏白雲許氏以次相傳自何氏而下皆吾婺人論者以爲朱子之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一

序

六

世適然爲其學者上而性命之微下而訓詁之細講說甚悉其頗見於文章者君子亦可以驗其學術之所在矣嗚呼尙論吾鄉之文章所謂無是言則理有闕焉者固班班而是而有之無補無之無關者尙足謂之文乎吾友宋君景濂早受業立夫氏而私淑於吳氏張氏且久游柳黃二公之門間又因許氏門人以究夫道學之旨其學淵源深而封殖厚故爲文章富而不侈覈而不鑿衡縱下上靡不如意其所推述無非以明夫理而未嘗爲無補之空言苟卽是以驗其學術之何如則知其能繼鄉邦之諸賢而自立於不朽者遠矣景濂旣不求用於世而世亦未有以用之其於文章尤自愛重不輕以示人以禪辱有同門之雅特出其所著一編俾爲之序

韓聞朱子序廣漢張子之文謂其不知年數之不足是以學

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嗚呼不自滿足而勉焉不息者聖賢之爲學也自高遠而底於平實則其學之所至豈不較然矣乎禕輒誦是以序景濂之文致吾區區之意且因以自厲焉至正十五年正月甲子友生烏傷王禕序

經筵檢討鄭君濤以金華宋濂先生所著文集徵予序予爲之言曰三代而下文章唯西京爲盛逮及東都其氣寢衰至李唐復盛盛極又衰宋有天下百年始漸復于古南渡以還爲士者以泛焉無根之學而荒思於科試間有稍自振拔者亦多誕幻卑冗不足以名家其衰又益甚矣我元龍興以渾厚之氣變之而至文生焉中統至元之文麗以蔚元貞大德之文暢而腴至大延祐之文麗而貞泰定天厯之文贍而雄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一 七

涵育旣久日富月繁上而日星之昭晰下而山川之流峙皆歸諸粲然之文意將超宋唐而至西京矣宋君雖近出其天分至高極天下之書無不盡讀大江以南最號博學者也以其所蘊大肆厥辭其氣韻沈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懼其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翩然鸞舉不沾塵土其辭調爾雅如殷卣周彝龍紋漫滅古意獨存其態度多變如晴霽終南衆皴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適于古安能與於斯雜於古人篇章中蓋甚難辨唯真知文者始信予言之弗謬予在翰林也久海內之文無不得寓目焉求如宋君何其鮮也苟置之承明奉常之署使掌制作豈不能黼黻一代乎先民有言曰知言聖賢之能事立言學問之極功不學知言不能明理不學立言不能成文有若宋君其始理明而文成

者歟因書以爲序宋君字景濂濂其名也嘗著人物記二卷予爲序之鄭君謂其可擬五代史記亦公論云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廬陵歐陽元序

潛溪集一編總六萬有餘字皆金華宋先生所著之文也先生自以爲辭章乃無用空言凡所酬應鮮存其稿出於渙兄仲舒編者僅若是仲父都事公取以鈔梓渙謹以先生近作益之復用故國子監丞陳公昔所爲序冠于篇端其文多係雜著弗復分類詩賦別見蘿山稿不在集中羣公所述記傳贊辭及尺牘之屬有繫於先生者摘爲二卷附於其末惟先生與學雄文有非區區小子所敢知姑用識其刊刻本末於此嗣是而有所作者當爲後集以傳至正十六年歲次丙申冬十月十三日門人浦陽鄭渙謹識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一

原序

八

海陵徐君中望氏刺瀛之明載政化旣敷將進諸士子於道曰近徵文獻功足施也於是刻潛溪集工竣節得而讀之曰嗟乎是謂牖民孔易矣昔在聖王觀人文以化成天下矧承積弊從而振德之可弗稽往哉予惟潛溪翌運實闡文明垂祀二百本實曰撥夫固君師之責也遡流求源微潛溪其奚以歸故曰牖民孔易君師之道也且潛溪匪樂爲文者其言曰丈夫七尺之軀其所爲重者獨文乎哉故其原文也要指在養氣而曰本建則其末治體著則其用彰夫所謂本與體者果安所指耶得非誠心於孟子集義養氣之功哉夫是道也於人於古今名賢何與焉誠之故在我耳讀斯集者果能因潛溪指要以實體孟氏之訓將必益能卽孟氏以日進乎義孔之心法也已而是集實發明之君子謂徐君牖民之業

行將大之以化成天下可弗謂邁志宏道者耶君名嵩起家
辛巳進士第政教兼舉他日史氏自能紀之嘉靖柔兆涓灘
歲夷則月望賜進士及第前國史翰林院編修官西蜀後學
高節謹書

韓刻原序

夫文章關於氣運豈不臧哉自有書契以來歷唐虞三代之
隆道德一而風俗同其見於朝廷紀述諷議與夫閭巷謳歌
不必組辭偶體而悃誠溢發動可爲經至今數千餘年猶可
想見其成功巍巍而天下之至文具矣三代以降得天下惟
漢爲正然不事詩書士各以質就功名其抱道如兩生終不
應召卒之漢治雜伯雖數文者非其人將亦氣運日漓若有
以厄之耶由唐而宋至於元萎薊極矣宋景濂先生挺生浦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一

原序

九

江精思絕識於羣書無不淹貫且久游柳文肅黃文獻二公
之門而兼其所長又因許白雲門人以究理奧其爲文主聖
經奴百氏亦庶幾振世獨步者然晦跡龍門遺榮弗居幾四
十餘年遭聖祖龍興遂幡然應詔及參謀密勿承旨翰林而
朝廷大制作若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觀享宴慶禮樂律
歷衣冠之制四夷朝貢賞賚之儀及國史寶訓勳臣名卿焯
德耀功之文俱經論次撰述使郁郁之盛遠軼三五而陋漢
唐宋於不居焉謂天實培之以貽我明不其然乎易有之雲
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言以其類應也我聖祖睿德
天縱游心精一執中之旨以紹帝王之傳蓋千載一時矣先
生忠誠可貫金石已屢睿獎其所獻納如願講明典謨讀大
學衍義遵行春秋賞罰之類又切中肯綮不爲文飾隱蔽是

蘊於德行者措之爲功業卒之四夷知名日本刻潛溪集高
句麗安南使者至購文集不啻拱璧獨文辭焉已哉及先
之歸上發後學無師之歎蓋其內外一本於誠故言莫不信
而其卓卓有若此也是先生雖以文學侍從其鋪張鴻猷捷
於斬將舉旗者多矣而我明文治精華不可以槩見也耶先
生舊有朝京稿疑道記潛溪翰苑鑾坡芝園集龍門子浦陽
人物記然各集出一時故舊以已見集者今知浦江事韓叔
陽萃爲一編共三十六卷九百六十七篇題曰宋學士全集
梓行之叔陽高淳人以進士除今職有治績而雅及於此其
知政本云皇明嘉靖歲在庚戌仲冬之吉南京太僕寺少卿
前浙江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豐城雷禮序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一

原序

十

子皆可觀識者以其附之者大也至於美玉明珠藏於名山
蘊於深淵則見而知之者鮮矣文章之顯晦亦奚以異是吾
嘗讀馬遷之史記揚雄之法言恆竊悲之以其不遇時也而
相如之無行方朔之滑稽一遇漢武猶得以功名顯況其粹
然者乎柳子厚論文以知之爲難遇之尤難正謂此也故士
之於世遇眞主而無文以自見者下也生而不遇沒而後垂
聲者次也有命世之才又逢機運會獲遇眞主使其文章得
以潤色皇猷敷宏治教與日月同明山川爭麗身親見之此
則伊傅之事孔孟之所願欲而不可得者吾觀宋學士之文
方其在元之時出於鄭檢討之所集歐陽元之所序雖極其
贊揚然不過爲赤水之珠名山之玉而已向使不遇聖祖則
與馬遷揚雄之書何異今而值鼎新之運逢至聖之君出入

承明啟沃論思參酌今古修明典章發揮平生之素業鋪張
我明之文教其事業殆與宇宙同休伊傅爭邵豈非遭逢之
幸遭會之奇歟公之文有關世教者皆已勒之鼎彝藏之國
史固不俟集以傳然浦江公之所產過大梁者尚延想於夷
門游九京者亦流連於隨會矧佐運之臣命世之士本原之
地宗祀寂寥遺文凋落撫事懷賢能無興感韓尹叔陽及舉
人張元中庠生張孟昂董彰明陳時雍張孟纓等能爲修其
祀新其集於有司得爲國報功之美於諸士見景行先哲之
賢余忝守土安得不佳其成而識之故特爲之序云嘉靖三
十年辛亥春三月閩三山後學陳元珂識

周刻原序

蓋聞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盛後人知有屈宋兩漢之文至唐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一

原序

一

室復振後人知有沈宋要以道不足黼黻皇猷才不足炳煥
藝苑前不能兼雙絕於司馬後不能擅獨步於雕龍終未免
因時顯晦從道隆污或亦有煜煜如長吉脫無牧之商隱爲
之立傳矚若羅許諸子脫無韋莊闡幽一疏雖摘藻如春華
祇供投溷覆醅之需耳其何以留遙年之姓字而銷千秋之
恨骨乎故文章爲不朽盛事必有所託以不朽者也東浙之
有宋文憲公文準東漢詩比西崑固已揭日月而施蠻貊矣
然而世閱滄桑劫經成壞封禪郊祀之志不能無斷續荒碣
之悲風檣陣馬之珍不能無帝虎亥豕之外瓦棺篆鼎之色
不能無侈殿煙壠之恐則我天近周公之禩遺正訛不惜校
讐之餘力者正不欲使長吉諸子邑邑志謂千載無知已
也我公性存撫古善不藏人以故采麗矜羣英華曠世說者

謂墳典邱索原于柱史甲乙丙丁等於荆架初視篆于芝田
卽廣搜誠意之遺編再視篆于浦江卽緝成潛溪之全集則
千秋而後知盛國有劉宋者詎忘公一日之苦心哉歌素絲
而詠緇衣則我公之所以待古人與公之所以自待者悉可
知矣是爲跋順治壬辰孟夏年門屬吏方亨咸拜手書于青
山縣門

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自河洛獻靈文命誕
敷九疇布衍降及雜伯無不制禮崇文是急然一代興隆必
有文學侍從之人盡其彌綸輔翼之責至明初宋文憲公潛
修於婺浦徵聘於玉堂議論光煜如日月之炳耀經濟碩畫
如陰陽之闔闢至溫柔和平之氣如璞玉渾金敦厚適用所
以黼黻皇猷躋斯世於仁壽之域其功業德澤顧不偉歟嗣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一 原序 五

後人各操觚競奇鬪靡尤怪陸離非不爛然炫目甚至牛鬼
蛇神晦暗險澀日趨於敗壞而不可收拾文章關乎氣運其
信然哉貞下起元

聖人龍興文體改正文憲公著述當復顯耀浦有舊刻湮闕
殘闕漫不可讀天近周寅翁知栝蒼有芳聲上臺借以署浦
篆一切未遑卽出曩積清俸付之剞劂徵序於予予雖聞道
淺讀文憲諸作竊有私淑之心且不敢負委託雅意寅翁文
章治行亦惟大雅和平是宗所以孳孳於斯役也此刻傳流
寰宇其補於人心世道豈淺鮮也哉謹括括腸綴語簡末聊
以識吾拳拳耳通家寅弟睢陽趙霖吉拜書

從來一代之興必有非常偉人樹駿流鴻程李龍附鳳際風雲
而依日月勒彝鼎而照于青古稱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有

一足傳兼斯邈矣三代以上惟禹臯諸謨允垂帝典吉甫作誦爰列周詩蓋其吐詞爲經出言爲緯千載而下莫乎難之留侯之智不入儒林房杜之才未嫻倚馬張華擅博物之譽而名德不終竄儀識乾德之年而辭章不顯未有豐功碩德欲議徽猷監創國宏勛而傳經世大業如宋文憲公者矣公幼而岐嶷長而魁岸其爲人也川凝嶽峙以挺其姿金相玉質以表其度景星慶雲以呈其瑞其爲文也羽翼六經規摹史漢鄧枝荆玉不可以端名其美微若經生家言徒等書肆說鈴虛而無當於用者故昔人云龍門之文不追琢而章不溟渤而潤詎虛語與夫當其杖策從龍得時而駕也君臣魚水相得甚驩彷彿乎先主之遇孔明唐肅之親李泌而入則參帷幄出則代喉舌一時國家大制作如議禮制度考文罔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一 原序 三

不經其裁定而後稱美備迄今諷咏還編猶想見其當年論思啟沃之功鋪張潤色之烈爲不可誣也三百年來細帙具存芳躅未泯迺辛亥之歲居人不戒於火爰及梨棗灰燼之餘非復完璧矣膠東天近周公祖來攝吾浦聞而愴焉惜之以爲闡微繼絕此守土者事況今

天子加意文治凡名山石室之藏咸命網而弋之以佐

國史之闕矧先賢成書而可聽其若存若亡不足無徵乎遂慨然斥俸繕書畀諸劄氏令缺者補之譌者訂之晦者章之自春徂夏始告成事而茲集煥然一新矣余起而嘉歎之曰夫物之成毀洵有時哉使茲集之毀不成於今日則永爲齷齪蝕祝融竄耳使守土者不留心於先儒之文則自公之暇誰肯捐簿書而謀所不急而公也入邑而訪名賢撫卷而傷

寥落私心嚮往輒爲之留連而不忍去是則高山仰止實惟公永懷而亦安知非文憲所式靈也耶余邦人也敬佩公之明德得不表而出之俾後之守茲土者其有所觀感也夫時順治九年歲次壬辰孟夏上澣之吉邑人張以邁謹撰

余髫年讀書見文成劉公伯溫文憲宋公景濂一時從龍翊運出處正事業偉文章炳寵遇隆均古希有臆謂渡江決策用兵如神文成似孔明坐朝顧問豫教青宮文憲似伊尹乃昔人謂孔明伊尹大略相似然則二公似伊葛二公又自相似矣士生末世不獲見先賢獲見紀先賢之書幸也然見紀先賢之書不如見先賢自著之書見先賢自著之書又不如過先賢之鄉見所藏書尤幸也歲庚寅余從佐郡役迢迢南顧田婺入栝瞻山川之灤崒忽二範以來思曩時高山仰今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一

原序

古

可登堂挹其像幸何甚惟是退食暇取文成集讀之始知世傳郁離草木賣柑諸篇僅一鬱耳明年秋偶攝芝邑更見其鄉人民風物皆古朴是文成遺教夫海內賒絕何幸至栝何幸至栝之芝意余夢寐所懷精氣所感遂令至文成之鄉而見其書耶若婺僅假道奚由駐帷亾何直指杜兵憲李有代庖浦陽命余謝不才數四究不可得勉受事因念浦去潛溪近或由此得訪潛溪亦足快文憲夙佩不謂文憲授經于浦之鄭氏喜其九世同居自婺遷浦之青蘿山焉方今文憲居址賈夫人諸墓具在然則浦之庖猶之芝得至其鄉而見其書幸又何甚適浦諸賢以修補宋文憲公集請余詢故答曰向城隍廟灾所藏板燬餘亦朽蠹余歎曰廟社之厄也夫文章之厄也夫雖然亦在人飭起之耳今

聖天子肇興留心文體徧訪遺書取經術之大醇者用以扶正人心則文憲公奏疏剴切召對簡確記傳詳覈讚頌深穆箴銘警嚴歌行風雅何一非裨

廟謨功名教者得不續之刻之余在栝言栝旣取郡誌勦署郡司李張公紫垣修之而遂邑學博鍾君子可亦與余同志旋刻尹堯菴綱目發明今在浦言浦顧茲先賢手澤敢勿恹然已任刻成全書時惟季夏剴劂告竣竊幸撫鶴南來獲過兩先生之鄉而讀其書毋負髫年永慕抑是書旣壽後讀者其出處事業文章將先後同揆

聖天子當不惜寵遇也若曰附先賢以自見余則何敢時順治九年歲在壬辰卽墨後學天近周日燦書于浦陽縣治之二思堂中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一

原序

五

陳刻未刻集原序

一代之興必有伏處巖穴之士蘊義懷德匡毗一人其勲業在密勿建白之地其食報在子孫黎民數十世之遺至其著爲文章發揮鴻業與禹謨伊訓相表裏斯人也百世不一遇者也幸而有之上未必盡知知未必盡用用矣保無有體貌其外而金鷲其內英年寵渥而白頭放廢不能保其末路者乎君子讀史至此流連三歎未嘗不重爲其君惜而又穆然欲遇其人其形容不可見惟遺文尚在則思有以顯之夫文有遺顯猶才有遺用幸而遇其遺者又以其已顯棄之此其罪何異毀裂父母遺書栝菴有識者所大懼也明初得士之盛莫如金華其君號稱好道者時則栝蒼進誠意龍門上行義烏傷勸修德一時文章之士轢芳競爽不下數十然推龍

門爲弁冕蓋先生出黃柳之門又得許白雲爲私淑醜嗟道
奧理約詞詳故其爲文髣髴廬陵南豐之間而其學問醇粹
則過之當時郊廟禮樂律厯衣冠之制及國史寶訓功臣錫
命皆屬撰次從古載道之言無如先生富者集初序于鄭檢
討歐陽學士繼序于雷尙書禮韓令叔陽流傳及于日本朝
鮮安南板凡三易篇至一千三百有奇可謂網羅宏富百無
一遺矣順治乙未冬予過吳門孝廉旣庭爲先生裔孫出文
待詔家藏元板宋集一部中閒多目所未遇者如撰元明郊
廟諸樂章及伯顏鐵木廉史諸公墓石敲金戛石鬱然巨觀
豈兵燹之餘此書散失不則有所忌諱不敢禦木耶金華陳
公來守太倉政事精明諸廢厥舉公與先生同里相晤時適
以此事相詡公慨然捐俸梓之嗚呼古之文與道一今之文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一

原序

六

與道二自雅頌以後千餘年來稱能文章者子長昌黎子瞻
三人耳然子長伸黃老拙儒術昌黎請封禪傳毛仙子瞻放
達訕毀河南之學皆未爲純乎純者先生淹貫六經灌輸道
德其爲文懸歷萬變絢繆自然天實鍾之以爲世瑞惜乎其
君用之不終且以竄死也雖然公雖歿而文不廢文不廢則
道存道存公亦存也夫文爲道則隻字不可棄尻是雖盈篇
累牘皆戲論耳公梓是書知其所重在此不在彼於其刻成
敢爲序以藏之康熙甲辰季夏金壇後學蔣超撰

余觀文章聚散之數各有天意豈人力哉然非藉人力則天
意亦不著如金華宋文憲先生爲勝國初一代文章之冠其
所制潛溪羅山龍門等集卷帙繁多盈可充棟其最鉅者郊
廟山川禮樂朝貢厯律祭饗諸大典悉出裁定傳世久之逮

後三百餘年有金沙蔣虎臣太史從裔孫宋旣庭孝廉家購未刻抄本若干卷攜至古婁又有先生同里之陳鹿屏父母適宰茲土人文交合欣然禦本兩君子者亦可謂善應天心者矣或有致疑者曰先生文稿當日爲劉誠意伯選定再經門人方希直等選續單詞隻句奉爲楷模何尚有未梓諸篇流布海內予謂不然洪武時禁網嚴密舉朝動色相戒雖君臣相得莫如宋文憲公而深沈不洩題溫樹以自警則所著文詞有當傳不當傳者亦何敢盡公天下自貽詭疏其藏諸名山者或有之又有致疑者曰先生廉介絕俗苟非其人雖置金滿橐不授一字日本使奉勅請文以百金爲獻先生嚴拒不納以崇國體則先生著述亦未必浩漫無稽輕示當世茲稿胡爲乎來哉予又有辨士人結廬著書長嘯詠歌片言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一

原序

七

積可成帙倘患難猝加則神亂形錯鮮不棄諸煨燼者若先生晚年休沐歲一趨朝非不極其隆敬而長孫罹禍舉家陷辟雖幸赦免安置川蜀然驅車就道之日一身之外無長物矣安知無慕義好學之流保其剩簡殘編俟後人表揚者乎則晦而復顯者理固然也嗟乎千將莫邪皆稱神物使豐城出土並致茂先卽非千古佳話惟缺一一以待分而復合故其器愈重其事愈奇先生未刻本其殆類是乎予因此更有感焉古來命世大儒凡文章闕失恆生無窮之慨憶倘非有虎臣太史承家學之淵源遠搜博訪又非有鹿屏陳侯奉里閨之典型指俸殺青則先生未刻諸篇亦竟泯滅焉已耳先生之文賴兩君子而再彰兩君子之名附先生而益不朽予小子何敢側足焉謹序康熙三年六月古吳婁東後學張

治拜撰

金華翰林學士承旨文憲宋公景濂先生撰著浩穰有潛溪前集後集續集蘿山集見於王子充歐陽圭齋陳衆仲趙子常衆賢之序錄而龍門凝道浦陽人物記不列焉其在禁林有翰苑集歸田以後有芝園集皆四十卷青田劉公伯溫通取而釐定之曰潛溪文粹先生之高第義門鄭濟及弟洧約同門樓璉方孝孺等繕寫成書命工梓之至天順紀元多歷年所字畫脫譌弋陽黃溥氏秉憲蜀川訪於先生後人盡出其家藏遺稿討論緝拾梓於茂州嗣後高淳韓叔陽氏令浦江仍有編類而近世之所流通者獨韓本而已以余寡陋所覩翰苑芝園二集曾有專行而前後續蘿山諸集皆不見全帙其青田弋陽蒼最者亦復文久無傳韓本晚出而尙完采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一

原序

文

擬詳於勝國僅存元世之一二附見各體之末其爲陔華之無詞者多矣竊尋其自所謂前後續蘿山者大都在元時未仕所作年盛氣壯必有可觀亦因得尙論其世惜乎遭遇之後以改物爲嫌微之而不顯使習讀者不備山林臺閣之體可悵也歟金沙蔣虎臣館丈妙齡擢第踐剔藝數每私淑潛溪尊府楚珍余同舉友也舊宰金華得未刻稿若干篇緘爲鴻祕攜之過婁州侯陳公鹿屏思宏鄉先生之美亟請鈔板以傳而屬余序余幸獲償所悵焉其又奚辭浙水東文獻葵稱極盛矣自元移宋鼎浦江仙華隱者方鳳韶卿與謝翱阜羽吳思齊子善賡和於殘山剩水之閒學者多從指授爲文詞若侍講黃公待制柳公山長吳公胥及韶卿之門出而緯國典司帝制擅制作之柄景濂親受業於三公承傳遠而家

法嚴遂以文章冠天下際會真人經綸黼黻光輔一代稽古
右文之治幾欲躋之成周世皆慕之爲名世宗工而不知淵
源於宋之逸老嗚呼不有山澤臞孰爲維斯文如帶之緒以
竣賢哲起而昌大之其功焉可誣也宋南渡後東萊呂成公
紹濂洛之統始倡道於婺而何王金許是爲朱子之世適景
濂因文以求道旣從柳公聞仁山金氏之說又與曰雲許氏
邦耆宿博雅典實如方韶卿胡汲仲兄弟之流亦各旁搜遠
泝左右采獲蓋其涵畜封殖中閱外肆不名一家譬則資衆
腋以縫裘合庶羞而脰鼎豈一人一世之力哉元一天下休
養人物七八十年號爲安阜富庶故能容羣儒恬寢食而甘
圖書以遺經轉相授受並時山陬海濱文章理學之懿鬱乎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一

原序

十九

隆龐景濂鍾光嶽之全氣而取材落實兼條貫以集其大成
不可謂非所值之幸也然以彼其材更未造自言屢踐場屋
而不一售已稍薦聞於朝矣猶復嘉晦陔伏卻弓旌而不御
捐摺乎窮經講道修學著書爲務計其崎嶇兵燹避難全生
處隱畏約亦與常人無異詎自意運逢景炎耀風雲之彩乎
聖遠賢徂典刑凋謝後生都不說學爭欲竊取枇糟剗挑紐
繡以希世資此迺斯文之可憂也虎臣覃思鉛槧卓然踵武
古人而陳公之盛心豈徒曰昔我有先正其言昭且清耶固
將陶鑄後學咸務於窮經講道而薰染風習爲景濂之徒者
日益多庶乎斯文之未艾也云爾是爲序康熙三年歲次甲
辰中秋婁東吳偉業撰

先生爲有明三百年文章鼻祖吾鄉舊刻如潛溪文粹諸本

久爲士林鴻寶備載國乘論者以方漢之孟堅唐之昌黎宋
之歐會氣體雖似而昌大詳覈歐會似不及焉至于闡通內
典鈞晰宗乘則又班韓所無者已茲未刻鈔本爲先生元時
所作遭遇以後慮涉忌諱深自鏘鑰終明之世埋抑不章同
于漆壁而太史金沙蔣公于三百年後出自枕祕屬珍壽之
梨棗俾得大行于世嗚呼文章顯晦信自有時夫當此三百
年間世界滄桑人物榮落所閱不知凡幾而此一編者獨完
好祕笈中如魯靈光非有神護鮮不湮滅要知眞文章終必
行世固當與六經子史齊其不朽不益信哉尤可異者集內
血書華嚴經贊原本逸二十七字訛十五字校刻之次方苦
無稽而先生之後賢旣庭孝廉走尺一于珍云血書原本近
從吳門來叟什襲于海寧藏閣珍得禮展則贊序全文在焉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一

原序

三

如遇懷寶因得釐補遂成全璧不又有珠圓劍合之異哉然
則是編之作于元隱于明至今日而忽表彰于蔣公之手比
之劉文成覆瓿之集所處有更異者因爲序其顯晦所由及
血書經贊得全之故如右長山後學陳國珍拜手書于集之
左方時爲康熙三年立冬日

傅刻原序

予自束髮受書卽好讀潛溪宋先生文以爲澄泓博大義蘊
無窮誠足與班馬韓歐相頡頏然不過選刻中嘗鼎一臠猶
以未覩其全集爲憾及閱史又見其際會風雲明良相得出
其制作以成一代之休隆則其品望勳名雖古伊傅之儔當
不是過而惜也不獲與之生同時一登先生之堂親炙其形
容快聆其論議乃徒寓企慕之私于數百年後未嘗不爲之

悵然迨獲雋謁選天官得浙之浦陽因不禁狂喜以爲此先生梓里也流風餘韻豈無有存焉者乎雖其人已遠而倘得尋其芳躅亦不失爲高山之仰寧謂非生平幸事耶故抵邑數日卽爲之拜其廟則俎豆儼然也爲之弔青蘿故址則草木依然也山之麓賈淑人暨中書仲珩墓在焉則碑碣顯然也又爲之訪所謂著書之龍門則山川悠然也相與徘徊者久之乃歸而急索其全集讀之則如日月之麗天江河之行地其中無所不有而後知向者一嚮之鼎果未足以盡先生也無如世閱滄桑板遭毀蝕魯魚亥豕若存若亡多不可辨噫執守是土而令先哲遺編殘缺至此時卽欲新諸剞劂以民事匆率未能也歲戊子政稍通人稍和事稍暇爰進邑之明經張君哲其庠士傅子旭元而告以重刊之意并增入未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一

原序

二十一

刻集一册與燕書四寸等遺詩若干首傅子躍然曰此元之有志未逮者也但以無米難炊無從展其綿力耳予因捐薄俸以爲之倡而浦之紳士與者庶亦無不踴躍以從事者遂大爲校讎且重加圈點不但完璧再見復爾眉目釐然不匝歲而厥工告成集千腋以爲裘織萬絲而成錦雖亦吾輩苦心孰非先生之鴻文炳蔚自然有不可磨滅者在故能使之遠而彌新若此哉是舉也訂差訛搜遺逸張君與共有力而彙輯考工則傅子之功居多例得並書若夫其文之足以潤色皇猷敷揚理學昔人已言之者故此不得多贅云時維康熙己丑三月立夏日皖江後學楊汝穀題于仙華書院文章之廢興未嘗不因乎時世而獨有不隨時世爲廢興者如日月之經天常明而不至偶晦也如江河之行地常流而

不至偶阻也蓋其光明盛大之槩自有令人仰之而彌耀溯之而愈長者豈與夫容隙之光潢汙之水患其無以自異于天地之間哉吾謂文章之在世好之一人而不足以服人人者必其拘于墟者也尙之一時而不足以垂之後世者必其限于道者也故自周秦迄今日作者不知其幾而傳宇宙而不朽者則惟左國騷賦史遷兩漢以及唐宋八家爲最著外此卽有膾炙人口者亦不過吉光片羽嘗鼎一臠而已而求其洋洋大部有關氣運之作則不可多得焉此宋文憲公全集吾不能不嚮往不已也公爲有明一代文臣之首觀其顧問左右職兼師傅凡朝廷大制作無不出其手定使一時禮樂政教皆稱極盛甚且外國亦有購其集刻其文者謂非其文之炳若日月沛若江河而能使人羣仰羣溯若斯哉而吾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一

原序

三二

獨竊有幸者蓋自束髮受書卽知企慕公文而猶以未見全集爲歉歲丁亥得以司鐸于浦因不以服官爲喜而惟以得識公之里居爲生平快事故一蒞任卽爲之謁其祠登其居址且拜其夫人及仲嗣之墓不禁徘徊不忍去及求其全集讀之則夙昔之願亦可以少慰矣惜乎板多毀蝕字亦魯魚未稱完璧耳幸屬庠傅子旭元毅然以重梓爲任遂不辭勞勩多方勸捐而浦人士亦踴躍從事其亦公文自有不可泯沒者在故足以鼓動人心如此歟余因與明經張君哲其相校讎訂其殘缺付之剞劂閱歲而厥功告成而茲集煥然一新矣此亦如日月之晦而復明江河之流而不絕不有大快人意者哉于是知公之文自當與左國班馬唐宋大家各有千古而必不隨時世爲廢興也則今日之發潛德而護遺編

又烏容已今

聖天子方留心文教凡名山石室之藏罔不搜輯無遺以章
至治況如公文之足贊廟謨淑人心者敢任其湮沒不章乎
余甚幸斯舉之有關治道而不但爲一已之私淑起見也因
誌之以見從事之始末焉康熙歲次庚寅季夏下浣海昌後
學查遴拜題

彭刻原序

文以明理而氣以行之氣不昌則辭不達理不明則言乖離
而道昧六經以下唯孟子爲最偉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
浩然之氣夫以是而發爲文又焉得而不偉也漢唐宋之盛
則有賈馬楊班李杜韓柳歐蘇曾王諸公是皆生於四海一
統時挹光嶽之全氣宜其精粹卓拔不可及也國家混一七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一

原序

二十三

八十年名儒鉅公接武而出其可以追配古人者固不爲少
然而老成凋喪之後宴安游惰之習勝以聰明捷敏之才乘
其在外急名之氣竊取糟粕矧挑組綴以耀龔瞽襲聲譽者
紛紛皆是而不知其於道何如也盛極則消理固然耳予竊
痛之而憂今之將無其人及待罪居越得宋君景濂潛溪集
觀之然後知造物之不喪斯文而光嶽之氣猶有所鍾也景
濂舊居金華從故待制柳先生侍講黃先生游二先生皆以
文章鳴於世景濂合二先生之長上究六經之源下究子史
之奧以至釋老之書莫不升其堂而入其室其爲文則主聖
經而奴百氏故理明辭腴道得於中故氣充而出不竭至其
馳騁之餘時取老佛語以資嬉戲則猶飫梁肉而茹苦荼飲
茗汁也嗚呼文天下之文理衆人之理也人之有才而能學

者皆可以致其極何作者之不少而造者之不多也吾於是乎深爲之悲而竊爲之喜也景濂又有龍門子別爲卷文林鄧江浙等處行樞密院都事青田劉基序

元氣流行於天地間其英華純粹鍾之於人必卓爲絕出之才苟不施於政事以暢其美則假文章以鳴天下之盛非立言學古者孰能之哉金華宋景濂先生醇乎儒者也經史子集無不通貫舉其辭義如河流滂沛不待疏決自無壅窒如庖丁解牛不待鼓刀自得肯綮之妙其作爲文章法度森嚴無冗長語溫潤者又如玉產藍田粹然不見其瑕疵也瑩潔者又如珠孕合浦粲然不覩其橢窪也春容典重者又如金鐘大鑪在東序動中律呂噉然不聞其亂雜之聲也故鄉先生柳公道傳稱其雄渾可愛黃公晉卿許其溫雅俊逸莆田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一 原序 二十四

陳公衆仲亦謂辭韻風裁類夫柳黃二公廬陵歐陽公元亦謂神思氣韻飄逸而沈雄嗟夫先生之文經四公品題之重可謂無餘蘊矣非立言學古之至烏能致是哉其卓爲絕出之才以鳴天下之盛蓋非苟言而已先生來金陵氣老志堅而文益多迺命余序其後集顧余不敏敢縱言論以齒四公之末哉凡擅文章者咸以六經爲本上準秦漢下法韓柳而踵武比肩者何其罕見也豈才志有所不逮耶文章英華猶元氣流行無往不在者或鍾於此而遺於彼耶世之論者究夫學德講修然後責以至不至焉可也余亦不敢自謂深得文章之源委竊觀先生爲文誠如四公所言皆足傳誦於世遂摭管見一二以附著焉宣聖五十五代孫闕里孔克仁序潛溪前集凡十卷冠以陳公衆仲序文滿陽義塾旣刻而傳

之後集筆彙日新而卷帙未有終也宋公以書來俛訪序其
意顧久病廢學閱歲無以復命又念與公相知有自蓋嘗徧
觀前集而惜乎陳公有未及盡見者然則後集固不可無序
訪既不敢讓知其又奚辭迺爲序曰修辭以爲文非古也其
起於漢之西京乎太史公傳司馬相如吾邱壽王東方朔枚
臯王褒之屬以善屬文見知人主然皆不得列於儒林而孔
子弟子別爲傳謂辭章爲文而不本於經蓋助於此至唐韓
子宋歐陽公會子固相繼而出始考諸經以立言其器識之
大學問之博志節之固又足振而興之文辭之用於是爲貴
雖子朱子纘周程之緒猶且誦法表章而不敢忽焉葉正則
顯於東南當道學復明之世刻意修辭不踐故迹而乖離侵
畔自窒其源其視韓歐特起於千載之下而知所崇尚者爲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一

原序

二十五

何如也是以君子尙論浙東君子必以東萊呂公爲歸豈非
以其博而知要能自得師雖擬諸孔門游夏之倫而無媿也
乎若夫辭達理明不繳繞於陳言而固與之合則百餘年閒
莫善於文獻黃公者矣景濂父生呂公之鄉而久游於黃公
之門其學以經爲師而尤長於周禮其出入百家鈎深索隱
蓋將以自致也而不但資爲文其於爲文直以才高思敏舒
之斂之無適不宜而未嘗有意於作爲當其發憤擇術直詆
辭章爲浮言葩藻爲宿穢期於剗削刊落以徑趨乎道德之
途而於呂公尤惓惓詠思歎慕若不能自己於言者則其於
輕重之類得失之幾察之明矣別集之行豈徒欲以文辭名
世者哉蓋訪所知於景濂父者如此若夫陳公謂爲文必傳
諸師而後可者景濂父既不以自多而訪又不足以言之顧

嘗聞之袁公伯長嘗問於先師虞公伯生曰爲文當何如虞公曰子浙人也子欲知爲文當問諸浙中庖者予川人也何足以知之袁公曰庖者何用知文乎虞公曰川人之爲庖也麤塊而大鬻濃醯而厚醬非不果然屬饜也而飲食之味微矣浙中之庖者則不然凡水陸之產皆擇取柔甘調其渣齊澄之有方而潔之不巳視之冷然水也而五味之和各得所求羽毛鱗介之珍不易故性故余謂爲文之妙惟浙中庖者知之袁公益矍然稱善也自虞公爲是言學者竊論以爲非黃公之文不足以當之衆仲嘗學於虞公而景濂父黃公之徒也二公之所指授信乎有異於他門者哉善觀斯集者則得之矣歎諸生趙汾序

潛溪續集十卷金華宋先生景濂之所著也始予居江西聞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一

原序

二十六

先生名閒得所爲文讀之愛其博辯宏偉自成一言言竊嘗念去浙東水數千里何由一獲承接以盡大觀而無憾也今年夏迺得識先生於金陵出其所爲潛溪集者示予因得復熟焉然後知先生之學蘊於中者有素故其發於外者自爾不窮浩乎若長風驅帆順流而東也沛乎若騏驥驟裹爾浮雲而上征不可得而羈也煜乎若干將莫邪之光怪呈露雖欲閱之而不可得掩者非博識君子莫知其爲至寶也蓋先生於經史百氏之書無所不讀而又親承鄉先生待制柳公侍講黃公之所指授故其學遠有端緒而其發於文也縱橫開闔馳騁上下無不如意而要歸無不出於正者承旨歐陽公於人愼許可獨稱先生之才具衆長識邁千古近時大江以南一人焉誠可謂知言云潛溪前後集二十卷門人旣刻

粹以傳而先生復以續集俾予爲之序予於先生何能爲役
尙敢贊一詞哉然誦先生之文而又不能不爲之慨然者方
在宋時言文章大家者廬陵歐陽文忠公南豐曾文定公臨
川王文公皆相望近在數郡間何其盛也元興若廣平程公
鉅夫青城虞公集豫章揭公侯斯清江范公棖臨川危公素
亦皆以文章著稱西江亦云不乏人矣夫何喪亂以來淪籍
殆盡後學無所依承豈昔者如彼其盛而今遽若是其寥寥
哉古稱文章與時高下抑道之興廢繫乎時之治亂至於盛
極而衰亦其理也今幸獲與先生邂逅數千里外益聆所未
聞觀所未見得以循矩矱而窺蘊奧蹈軌轍而識指歸或者
其庶有得乎讀先生之文既知道德淵源之所自又俾夫末
學者得續未絕之緒於將來則先生之文之所沾被者亦既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一

原序

二十七

廣矣而予言豈足爲先生重哉前鄉貢進士盱江王晉序

淵於卯角之歲卽灑掃潛溪先生之門迨今二十餘年而所
受教者固非一日矣第以才氣下劣不足以承培造之功朝
夕惴惴罔敢失墜每於先生著述之餘輒錄之於編以爲標
準然又不敢私有於其躬將欲以傳天下後世淵乃言曰先
生稟光嶽英靈之氣鍾秀拔冲粹之質年甫六歲卽能歌詩
在鄉校閒日記經史數千言衆以神童稱之若見儕類稍有
所長必力與之角務欲深思以期遠到旣長受業於待制柳
公文獻黃公淵穎吳公三公皆知其爲偉器悉以所學授焉
及三公相繼淪謝鄉邦之評咸推先生足繼其後而無愧蓋
先生之學博極天下羣書凡天文地理之要禮樂刑政之詳
治亂沿革之變草木蟲魚之細與夫百家衆技之說靡不究

心故先生之文滂然而雲雷興沛然而河海流蔚然而蛟龍
升彪然而虎豹騰煦然而百卉滋穠麗之極固若未易涯涘
及其造乎平淡淵微則又若太羹元酒不假調劑而至味自
足也由先生以六經爲本根史漢爲派瀾故其所涉者廣而
所擇也精所養者充而所就也大其能昭著一世傳之方來
不亦宜乎如淵不敏親承教言之久近以疾廢學不加修尚
未能窺其萬分之一何敢以序作者之意姑述其師傳之有
自者著之末簡云門人浦江義門鄭淵謹序

右翰林學士承旨潛溪宋先生文粹一十卷青田劉公伯溫
文之所選定者也濟及弟洎約同門之士劉剛林靜樓璉方
孝孺相與繕寫成書用紙一百五十四番以字計之一十二
萬二千有奇於是命印工十人鋟梓以傳自今年夏五月十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一

原序

二十一

七日起手至七月九日畢工凡歷五十二日云先生平日著
述頗多其已刻行世者潛溪集四十卷蘿山集五卷龍門子
三卷其未刻者翰苑集四十卷歸田以來所著之園集尙未
分卷在禁林時見諸辭翰多係大制作竊意劉文選之或有
所遺尙俟來者續編以附其後惟先生受知聖王輔導東宮
名滿天下文傳外國則不待區區之所贊頌云洪武丁巳七
月門人鄭濟謹記

潛溪集一十八卷前學士承旨潛溪宋先生所著也先生以
文章名昭代其著述之盛有曰文粹曰朝京臺曰蘿山吟臺
又曰潛溪內外集者流行天下四方學者旣已家傳人誦之
矣惜其皆出於一時門人所集錄編目雖繁而纂集無次章
篇雖富而體製不分兼之久歷年所而板刊字畫脫落者多

予家學時每思欲爲正之尤恨未見其完集也歲景泰甲戌
幸叨官蜀憲臺詢知先生舊謫居成都開爲討訪之而其會
孫賢盡出其家所藏遺藁披閱之餘遂與仁壽訓導黃明善
考論而纂集之復請鎮節松維秋官侍郎羅公三復讐校正
其差訛汰其重複凡詩賦詞曲論說議辨書表記序傳贊碑
誌箴銘題跋雜著表狀各以類歸若所述無補於人倫無關
於世教者雖工亦刊去之以從簡約總得三百三十四首而
先生之碑傳誥命諸作亦附卷後蓋欲使讀文者得以論其
世亦庶幾能得先生之實也因其存日學者尊爲潛溪先生
而不字故亦命其集曰潛溪先生集集成屬其外孫茂州醫
學典科嚴墳繕寫入梓以傳竊嘗論之文所以載道也不深
於其道而務爲文所謂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尙何以望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一

原序

二十九

其文之傳乎三代以降文惟漢唐宋爲盛耳其間作者亡慮
百千由其道有未明而散亡磨滅者可勝計哉惟董賈韓柳
歐蘇諸大家之作庶幾能明斯道而足爲後世之所宗故文
莫於斯爲盛矣大明混一區宇光嶽之氣復完工師碩彥以
文自名者後先林立然求其足以經緯治功黼黻人文卓然
有以踵夫董賈韓柳歐蘇之躅而爲一代文章之宗者率以
先生爲稱首也於戲是豈無自而然哉蓋先生學博文優而
道有諸己未仕也孜孜焉以明經講道著書爲務旣仕也典
國史司帝制獨擅夫制作之柄而海內學者仰而望之若泰
山北斗若景星鳳凰爭先快覩惟恐其或後也是以先生之
文盛行於時流傳於遠其與董賈韓柳歐蘇之作聯芳匹美
於宇宙間無疑矣溥也晚生無似素企先生之文有合乎道

而不苟同於衆人也故既爲考訂其集復論次其大旨附之簡末使讀者得以自考云天順元年歲舍丁丑三月旣望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四川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弋陽黃溥澄濟謹題

金華景濂宋先生以光明正大之學經綸黼黻之才仕國朝官至翰林承旨太祖高皇帝眷遇之隆越軼今古年老致政而歸聖情優眷何其渥矣尋以事累謫來西蜀至夔府而歿蜀王聞先生之名切歎不能親炙乃遷其柩葬於錦城之東二十餘里其子孫皆居灌縣越三十餘年弋陽黃君溥來爲四川按察使乃訪其子孫得先生詩文遺藁凡五百餘篇旣鏤諸梓無何黃君去任余以其板悉付其孫宋綱俾世守之以爲後學矜式而憲副台郡周君文盛又於先生墓之前作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一

原序

三十

祠堂三間以爲莫祀之所令其子孫列居於右二君之於先生可爲難能者矣嗚呼先生之文章燦然著於簡冊先生之道德炳然滿於朝廷海內之士莫不爲之尊崇後世之學者莫不爲之矩範我國朝一人而已宜乎文章傳之於不朽者也尙期其子孫守此弗替使先生之言傳於千載遍於四海讀先生之文者豈不有以觀感而啟益者耶予故書此以遺其子孫云天順二年秋八月望日賜進士嘉議大夫資治尹四川按察司按察使金谿王裕謹識

文章與世運爲升降而尤必以合乎理道爲根柢唐之初葉沿六季餘習而稱起衰者乃在元和以後昌黎之一人宋興能文章家稱揚劉至歐陽氏黜險怪一出於正然必待子朱子出然後文與道合而爲一斯其難哉有明當開國時卽有

金華潛溪宋先生爲文章之冠疑夫文章之興大抵在中葉以後薰陶醞釀積之遲久而後發而公獨能於兵戈擾攘之際與謀臣猛士翼運並起意者山川蜿蟺磅礴之氣鬱積而發而士之挺然負其瑰瓌者因之光芒顯燦不可遏抑歟予夢想金堂石室之閒欲一至其地以攬勝槩舊矣歲丙戌奉簡命視學浙中私心竊喜迂陋如予幸備輜軒之役庶幾考文獻訪遺佚用斧藻於萬一旣驅車上下尤愛浙東山川秀傑昔人所謂仙靈窟宅者在是於天台一至石梁聆方廣之唄音觀赤城之霞起於南雁問龍湫列戟鏡天芙蓉淬鐔登桃花嶺而沃州天姥蒼翠落檐禴也停婺州窈窕洞穴縠流琤玉幽討益奇恨未至浦陽一瞻潛溪祠堂而仙華寶掌猶髣髴夢見之意所爲蜿蟺磅礴光景欲出者當不或靳我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一

原序

三十一

國家人文化成光華復旦文德武功超軼前代而諸士生勳華之世誕山川奇拔之鄉聞者古學聞如頽墮不振或者宿學者儒薶光剗采於岷巖之閒者尙多耶今

聖天子加意右文屢求博學之儒以任纂修備顧問且令督撫諸臣各舉山林遺逸之士則珠光劍氣出而襄

輿朝之景運此其時矣予旣勉士子以通經學古爲兢兢顧念今文古文原無二理志遠大者取法於其近鼓奮往者競長於所習夫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滹沱六經者所以載道而韓歐與程朱諸子又所由以倡明六經以其遵夫道者也魯斤宋削取則不遠子之鄉先生宋金華者固以韓歐之文筆而承朱呂之嫡派也蓋其先得法於柳待制貫黃侍講潛文已成矣猶

以爲未也而加以探本討源以求夫呂成公朱文公之學然後浩乎沛然贍博淵闊大放厥詞諸生歸而求諸六經子史以沃夫根柢之所在次取金華諸子以遡夫何王金許之傳將文也而道寓焉矣粹然不駁卓然自立而人爲一代之人者文亦爲一代之文必有曠然豁然與山川氣勢相爲雄長而非風雲月露侈纖靡之詞險僻軋苗入怪異之徑者所得同日語也將見播禮樂之休明揚辟離之鐘鼓以翼

聖朝文明之治庶不負使者惓惓授刻茲集之意乎至於揚摧品隲前輩諸家詳矣予故不復贅云昔康熙四十八年歲次己丑夏四月兩浙督學使者南陽彭始博題於秀州公署臣聞才華者功業之符也而非根究於理道則立言爲無本文章者道術之餘也而非闡繹其微言則絕業亦不著是必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一 原序 三十二

有明體達用之學貴串古今彰諸實事使本末源流滙而爲一而不至以辭華之習與性命之旨判若蒼素則人爲有用之人而文爲有用之文然後可以佐

聖世文明之治我皇上以聰明天縱之姿問學淵邃滙洙泗之源於數千載之上萃唐虞之統於十六字之中表彰經學尊崇儒術濂洛關閩諸書悉闡祕奧而尤拳拳加意於樂育人材十五國學臣之使

臨軒策遣咨警告誡至再至三臣幸以載筆之末翔游

禁近私心覩記竊以爲風詩所載菁莪棫樸之盛千古一時乃復荷

殊恩不棄迂陋俛持衡浙水悚然負揚如鈇鉞之臨於上如

淵水之集於躬下車之始仰求所以不負付託之重唯有廣勵學宮敦本行庶幾導揚

聖天子作人雅化爰進士子而教之始知窮經學古培壅根柢不愧眞儒竊念浙水自呂成公東萊倡道婺州與晦菴朱子相往復何王金許之徒與聞乎斯道唯潛溪宋景濂承其後塵探討緒論爲古文辭粹然不失儒者淵源士子卽其鄉先生之文奉爲模楷沈潛而熟復之自此上究六經之旨歸徧求諸儒之論說所謂因文見道者當在於是因訂其訛誤芟其繁複彙爲全書畱諸庠序日省月試之餘東西浙士子頗能蔚然興起漸去其空疎浮薄之習以底於醇茂古雅之遺華川文派於焉不墜顧念末學如臣揆羅文獻之事才有未逮何能仰贊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一

原序

三十三

高深而凜凜淵水三載常如一日者唯冀士子人人窮經人人學古儲材於有用苟其交相敦勉振起雍容知性命之外無事功經史之外無文章華實兼收體用一致將見多士楨榦悉能上體

皇上懇勲訓勅之意卽微臣之竭蹶忱悃以弗負

聖主簡畀之意者亦可少弛負擔免於覆餗之愆矣用是齋心虔祓拜手稽首敬識其緣起少抒其愚誠之萬一云康熙四十八年四月上浣提督浙江學政詹事府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修撰臣彭始搏薰沐謹記

浦陽人物記原序

古者以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分建邦國於天下由其國有大小故其制度文章亦有隆殺不相沿襲惟史氏之官則皆

得置之而史氏之所職掌凡時事之當否人材之善惡田賦之多寡朝聘之往來又皆得書之其名見於書傳者則晉之乘楚之檣杙魯之春秋是也自封建廢而爲郡縣不復各有其官於是舉天下之大四海之衆其事悉萃於一史氏使書之雖磬渭川之竹以爲簡竭徂徠之松以爲煤焉能保其無闕逸乎後之君子有以知其然復各以所聞見於論述若廬陵豫章之紀烈士襄陽東萊錦里之載耆舊魯國會稽汝南濟北零陵武昌之傳先賢他如幽州古今人物志南陽先民傳閩川名士錄陳畱人物記等書凡九十餘家至今與史氏之文並傳蓋非但欲補其遺亡而於天衷民性之發亦有不容自己者矣浦陽爲婺屬邑異時人物彬彬輩出陳孝子以卓行聞梅節愍以忠義顯王忠惠以政事著倪石陵以文學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一

原序

三十四

稱與夫制行衡門流聲天闕其事可紀者尙多考之信史或載與否金華宋景濂有感於斯亦以所聞述浦陽人物記二卷上而忠君事親治政講學下暨女婦之節可以爲世鑒者悉按其實而列著之不以一毫喜愠之私而爲予奪何其至公而甚當也噫立言之法唯其公而已惟其公也非唯不因喜愠論人亦不以窮達觀人但察其賢否爲何如爾苟或不然則雖入帷屋歷臺府贊樞機典藩翰曾不若匹夫之所行者固不少世之文士好揚富貴而沒賤貧是果何道哉景濂斯記唯有關治教者則書不問乎其其他此其學術之正才識之高豈易及耶予甚敬畏之因志其所見於篇首景濂爲文序事極有法議論則開闔精神氣昌不少餒復深惜其沈困在下而未能遇也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

史歐陽元序

浦陽人物載於鄱陽洪氏郡志者不過蔣邵張敦傅柔楊扶陳太竭何于齡六人而已邑之儒先朱氏因之以撰縣志別出新意析爲四門會稽李知退爲縣有善政隸遺愛傳太竭于齡錢通梅執禮隸孝節傳邵敦柔扶及吳傳王萬隸名德傳實掌祖登元朗靈默隸高僧傳比舊增多九人通爲一十五人三山謝氏最後出獨取執禮及萬益以梅溶倪朴作浦泗先民傳金華宋景濂氏讀而非之謂洪氏紀載旣甚簡略又不宜失時代後先朱氏亦不宜以會稽之人參於浦陽善附之臣入於名節厯辭幻學之流儕於士類謝氏取舍謹嚴雖或差強人意亦不宜引枝蔓浮辭而於事實反多遺闕於是潛精積思稽采史傳旁求諸儒之所記錄上下數百年間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一

原序

三十五

一善不遺先之以忠義孝友次之以政事文學貞節合二十九人區分類聚勒成一家之言號之曰人物記其文奮迅而感慨微婉而精深有類歐陽文忠公五代史記之作非抱良史材者能之乎蓋景濂氏自幼以絕人之資無書不讀比其長也又得柳待制道傳黃侍講晉卿吳山長立夫三先生爲之師故其撰述往往華執煜煜如此嗟夫浦陽之爲縣不改於前而昔之人物苦希闕寂寥今則昭著赫奕與通都大邑相抗者庸非景濂氏振厲之功歟向使景濂氏不亟爲之更歷百餘年顯者固若無害而弗顯者不隨世而磨滅幾希矣或者則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桑梓且然況鄉之先達乎景濂氏之作善則善矣而微寘品評於其閒無乃不可乎曰非是之謂也文之所貴者在據事直言而是非善惡自見今景

濂氏所述況又多紀善之辭吾見其扶植綱常者至矣何名
爲品評哉濤也不敏嘗與景濂氏師事三先生竊有同門之
好頗獲窺其述作之意故敢忘鄙陋而序之末簡且以解或
者之疑焉景濂氏名濂其先居京兆宋憲自唐武德中移吳
興十四傳至榮字體仁周廣順中又移義烏之根溪榮之子
甫甫之子訓訓之子帳帳之子祥祥之子阜阜之子侃侃之
子柏宋嘉定初又移金華之潛溪距根溪蓋三里柏之子溥
德溥德之子守富守富之子朝朝之子卽景濂氏也國朝至
正十年三月又移浦江感德鄉之青蘿山山去孝門橋不百
步稱人之善必當本其家世故復疏此以附見云至正十年
八月旣望經筵檢討權參贊官浦江鄭濤書於京師湛露坊
中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一

原序

三十六

浦陽人物記一書監縣廉侯到官之初年始請縣人宋景濂
氏撰成之記凡二卷分爲五類合二十有九人廉侯將刻梓
以傳而俾良爲之序良竊以爲置書之原則翰林承旨歐陽
公旣言之矣而作者之意則經筵檢討鄭君又言之矣將復
何所云哉雖然是縣人物之盛其有繫於山川之所鍾者或
未之及良安得忘言耶嗚呼浦陽於婺爲小縣其土地僅百
里人民不數萬無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之貴無南金珠
璣璫瑁犀象之珍無橘柚竹箭及他草木之殊異顧獨於人
物之生不一而足其以忠孝貞節著者有之其以政事文學
顯者有之層見疊出彬彬乎其盛是果何爲而然哉蓋山川
之氣大則鍾而爲人大小則發而爲貨寶動植之類所產者大
則於其小者畜矣柳州多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與夫橘

袖之包竹籥之美則未見其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交州多
南金珠璣瑋瑁犀象與夫草木之殊異則亦罕鍾乎其人是
又以其所產者小而於其大者有或嗇也嗚呼亦孰若吾浦
陽之錫其大者哉然世之人於其小者則往往知愛而夸張
之至其大者則未有能宏搜廣輯以著其盛以故浦陽之文
獻或不能勝夫柳交二州之所鍾今景濂氏以不世出之才
蒐羅廢墜抉剔幽隱譯成乎此書使夫一縣之內數百年之
閒忠君孝父之則施政爲學之方以及夫婦之範模莫不粲
然具備交見乎吾前其視彼之區區土物之小者孰得而孰
失哉吾見浦陽之爲縣將自是而出色矣雖然非廉侯之汲
汲於表章又曷有是哉廉侯名阿年入哈爲政未幾德化大
行蓋詩之所謂愷悌君子者至正十年戴良撰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一

原序

三七

宋文憲公全集卷首一

宋文憲公全集卷首二

翰林學士誥

翰林之職掌制作而備顧問必擇能文有學之士居焉起居注宋濂生於金華文獻之邦正學淵源有自來矣況侍朕歲久深知其人嘗由儒臺陳訓東宮記言右史邇者總修元史尤究心於筆削朕甚嘉之是用陞擢俾司代言爾尚夙夜恭勤務展所蘊使文詞通暢治體昭明庶副朕簡拔之意可授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宜令宋濂准此

洪武三年

正月 日

國子司業誥

國子學職專教育人材以備國家之用必選明經有德者爲之師則模範正而學業進矣翰林國史院編修宋濂學足以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二 誥勅

一

明道文足以垂世當朕創業之始卽入春宮訓我儲貳則溫文之資實由輔導繼擢左史掌我記注則日侍左右諫正爲多朕以前元紀傳未及纂修爰求其人非汝弗稱故特俾居翰苑以任總裁爾果能追遷固之蹤成一代之史朕用嘉焉茲特命司成均之業爾尚推明師道以訓誨諸生必使見諸實用則爲稱職矣往其欽哉可授奉議大夫國子司業宜令宋濂准此

洪武四年二月 日

太子贊善大夫誥

朕以太子爲天下之本其東宮官屬必選文學行能之士以居其任焉承事郎禮部主事宋濂爾以純謹之資老成之學執筆柱下視草詞林繼司業乎冑監復考禮於儀曹皆稱其職况輔導東宮歷年已久擢爲贊善執日不宜爾尚守職惟

恭思盡忠益之道而輔贊之庶稱朕委任之意可授奉議大夫太子贊善宜令宋濂准此

洪武五年十二月

日

翰林侍講學士誥

翰林之職掌制作而備顧問必異能文有學之士居焉奉議大夫太子贊善大夫宋濂以舊德之士純正之辭事朕十有四年其居左史職詞林佐成均近侍於帷幄黼黻於治道論思於講筵所裨多矣比任贊善之職尤多輔導之功茲俾復翰苑之清華修我朝之實錄爾尚夙夜恭勤務展所蘊使文辭通暢治體宣明庶副朕簡任之意可授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宜令宋濂准此

洪武六年九月

日

封贈禮部侍郎誥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二

誥勅

二

人臣爲國家之用能以功自著者必因其前人積德所至考諸常典追贈爲宜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宋濂父文昭今贈以中順大夫禮部侍郎尚靈爽之有知其欽承於永久

洪武八年十二月

日

人臣有祿位者皆由其前人之積善故於封典亦必推原以及之也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宋濂母陳氏今封爲德人

封贈太常少卿誥

昔者聖人君天下凡名臣之善非崇一己之善必惠及至於祖焉爾濂學通今古性淳而朴實有古人之風撓之而不怒靜之而不清朕觀濂之性有若是焉今者公卿等皆得祖宗

封號爾爲文章之首臣祖亦有封焉朕勅中書下吏部特封爾祖德政亞中大夫太常少卿故諭知之奉迎前去以爵冥冥者也

祖妣金氏贈淑人

父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妣贈淑人

封贈妻賈氏淑人誥

婦人而貴是以國家之制凡有祿位者錫封必及其內助焉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宋濂妻賈氏可封淑人尚宜爾家益修婦道

翰林承旨誥

三皇五帝之馭天下其文武之能君臣皆備而善焉至於三代之臨御禮樂射御書數君臣尤精繼至秦漢以來人不知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二

誥勅

三

古有文武之分各爲之圖故聖賢鮮矣朕出自草萊非兼備之才蒙上天授命位極兩間凡生民休息百神祀事盡賴文武輔導以成之是致鬼神享而軍民安又九年矣然文者翰林院尚未有首臣朕於羣儒中選皆非眞儒人各虛名而已獨宋濂一人侍朕左右十有九年雖才不兼文武博通經史文理幽深可以黼黻肇造之規宜堪承旨宏燦明文壯朕興王特勅爾中書奉行毋滯

洪武九年

月

日

勅符

卿去此數月朕常思之今卿來此已復一時矣朕恐失顧問少勞勞特勅禮部致食糧及酒穀抵所在卿當引觴而自酌美食以養神稱朕報勞之意未審悅乎

洪武十年九月

十五日

以臣事君之道固宜虔恭不怠然得休官於官者今古幾人
況致仕者非壽高尋常德邁羣職安有是耶卿福膺永壽精
力愈加自致仕之後每歲來朝甚感朕心不忍使驅馳數千
里而來覲已勅禮部賜食糧襪醴卿當自育高年故茲勅諭
洪武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賜書乙巳歲
吳王書

書諭子師宋濂六月初七日申時箋與子書同至文意懇切
奈子性理未通不能答若令同書恐爲空文耳予以諭代之
勿望回劄曩者教吾子以嚴相訓是不吝以聖人文法化俗
言教之是通所守者穩所用者節儉是得體昔者古人今爲
我見先生初疾子欲留京師醫養子想身健尚思故鄉情猶
不已況先生在疾父子夫婦處於異鄉湯藥之奉豈不傷情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二 詩勅 四
是令先生東歸醫養萬全去後國事匆匆不能遣使以致師
書先至然此子雖不能答來書之意予諭亦在其中矣

御製詩二章

聰明心地實無欺燦燦文辭真可梯論道經邦誰解及等閒
肯與佞人齊癸卯八月
十一日賜

景濂家住金華東滿腹詩書宇宙中自古聖賢多禮樂訓今

法度舊家風甲辰四月
五日所賜

賜和宋濂韻

處暑將期秋宇清柳陰深處聽蟬鳴黃花喜弄西風綻鐵騎
音書奏至京

賜醉贊善大夫宋濂歌洪武八年
八月七日

西風颯颯兮金張特會儒人兮舉觴日蒼柳兮曼娜閱澄江

兮水洋洋爲斯悅而再酌弄清波兮水光玉海盈而馨透泛
瓊葶兮銀漿宋生微飲兮早醉忽周旋步兮踰踰美秋景之
樂但有益於彼兮何傷

賜學士宋濂白馬歌

洪武九年七月初一日巳時

賜卿白馬白雪白馬疾穿雲雲不隔朝出清溪東搖鞭來紫
陌五漏禁城邊精神常赫赫撇鬣嘶秋風康衢止過客四蹏
發流星乘此無危厄將軍建大功斯馬真有益

賜學士宋濂重賦黃馬歌

聞卿黃馬黃鸚黃錦韉鐵銜聲琅琅行途不速亦不疾絳毛
火袞飛揚揚暑繫柳陰濃寒常露立霜秋風四蹏輕咆哮雄
騰驤將軍橫戈矛折衝孰敢當罷兵致輕車學士乘尤良

賜詩一章 并序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二

誥勅

五

洪武十年春二月二十有六日翰林承旨宋濂得致仕歸已
達家矣卽遣長孫慎進表以伸報謝朕覽來詞言無虛謬已
往分明見陳可紀其爲人也可爲誠矣智矣故有終於致仕
者爲此於是召其孫慎謂曰爾翁夫此而誰從對曰惟親及
故友會之他無濫交曰日撫兒孫乎閱三財乎涉田園乎慎
稽首拜手曰臣慎祖蒙陛下之深恩厚澤得休官悠悠於家
以待考終其於撫兒孫閱生財涉田園之事皆有之爲此不
勝感激特遣微臣慎詣闕俯伏以謝陛下曰除此之外他有
何樂曰足不他往但建一容膝之室題名曰靜軒日居是而
澄方寸更訪國政儻知一二雖在休官尚欲實封爲陛下補
缺耳朕聽斯言倏然感動於戲忠哉良臣有若是耶因爲之

詩焉

聞鶴歸去樂天然軒靜應當傲老禪不語久之知貫道此心
嘗著覺還便從前事業功尤著向後文章迹必傳千古仲尼
名不息休官終老爾惟全

題宋承旨越中來歌

洪武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巳時

學士越中來我恐馳程苦拜畢詣堦前精神盛舊觀氣宇比
秋鴻文章真太古試問民何如天下通商賈不但越中樂將
軍明隊伍塘河便小舟旅店從欲沽近來荷君德中原無口
口賢人誦言多黼黻皇猷補寰宇足清寧人人皆樂土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二

諸勅

六

明史本傳

宋濂字景濂其先金華之潛溪人至濂乃遷浦江幼英敏強記就學於聞人夢吉通五經復往從吳萊學已遊柳貫黃潛之門兩人皆亟遜濂自謂弗如元至正中薦授翰林編修以親老辭不行入龍門山著書踰十餘年太祖取婺州召見濂時已改寧越府命知府王顯宗開郡學因以濂及葉儀爲五經師明年三月以李善長薦與劉基章溢葉琛並徵至應天除江南儒學提舉命授太子經尋改起居注濂長基一歲皆起東南負重名基雄邁有奇氣而濂自命儒者基佐軍中謀議濂亦首用文學受知恆侍左右備顧問嘗召講春秋左氏傳濂進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太祖御端門口釋黃石公三略濂曰尙書二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二

本傳

一

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畢具願留意講明之已論賞賚復曰得天下以人心爲本人心不固雖金帛充牣將焉用之太祖悉稱善乙巳三月乞歸省太祖與太子並加勞賜濂上箋謝并奉書太子勉以孝友敬恭進德修業太祖覽書大悅召太子爲語書意賜札褒答并令太子致書報焉尋丁父憂服除召還洪武二年詔修元史命充總裁官是年八月史成除翰林院學士明年二月儒士歐陽佑等採故元元統以後事蹟還朝仍命濂等續修六越月再成賜金帛是月以失朝參降編修四年遷國子司業坐考祀孔子禮不以時奏謫安遠知縣旋召爲禮部主事明年遷贊善大夫是時帝留意文治徵召四方儒士張唯等數十人擇其年少俊異者皆擢編修令入禁中文華堂肄業命濂爲之師濂傳太子先後十餘年凡

一言動皆以禮法諷勸使歸於道至有關政教及兩代興凶事必拱手曰當如是不當如彼皇太子每斂容嘉納言必稱師父云帝剖符封功臣召濂議五等封爵宿大本堂討論達口歷據漢唐故實量其中而奏之甘露屢降帝問災祥之故對曰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春秋書異不書祥爲是故也皇從子文正得罪濂曰文正固當死陛下體親親之誼置諸遠地則善矣車駕祀方丘患心不寧濂從容言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則心清而身泰矣帝稱善者良久嘗問以帝王之學何書爲要濂舉大學衍義乃命大書揭之殿兩廡壁頃之御西廡諸大臣皆在帝指衍義中司馬遷論黃老事命濂講析講畢因曰漢武溺方技謬悠之學改文景恭儉之風民力旣敝然後嚴刑督之人主誠以禮義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二

本傳

二

治心則邪說不入以學校治民則禍亂不興刑罰非所先也問三代歷數及封疆廣狹旣備陳之復曰三代治天下以仁義故多歷年所又問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人不專講誦君人者兼治教之責率以躬行則衆自化嘗奉制詠鷹令七舉足卽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言帝忻然曰卿可謂善陳矣濂之隨事納忠皆此類也六年七月遷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贊善大夫命與詹同樂韶鳳修日歷又與吳伯宗等修實訓九月定散官資階給濂中順大夫欲任以政事辭曰臣無他長待罪禁近足矣帝益重之八年九月從太子及秦晉楚靖江四王講武中都帝得輿圖濠梁古蹟一卷遣使賜太子題其外令濂詢訪隨處言之太子以示濂因歷歷舉陳隨事進說甚有規益濂性誠謹官內庭久未

嘗訝人過所居室署曰溫樹客問禁中語卽指示之嘗與客
飲帝密使人偵視翼曰問濂昨飲酒否坐客爲誰僕何物濂
具以實對笑曰誠然卿不朕欺間召問羣臣臧否濂惟舉其
善者曰善者與臣友臣知之其不善者不能知也主事茹太
素上書萬餘言帝怒問廷臣或指其書曰此不敬此誹謗非
法問濂對曰彼盡忠於陛下耳陛下方開言路惡可深罪旣
而帝覽其書有足採者悉召廷臣詰責因呼濂字曰微景濂
幾誤罪言者於是帝廷譽之曰朕聞太上爲聖其次爲賢其
次爲君子宋景濂事朕十九年未嘗有一言之僞誚一人之
短始終無二非止君子抑可謂賢矣每燕見必設坐命茶每
旦必令侍膳往復咨詢常夜分乃罷濂不能飲帝嘗強之至
三觴行不成步帝大懽樂御製楚辭一章命詞臣賦醉學士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二

本傳

三

詩又嘗調甘露於湯手酌以飲濂曰此能愈疾延年願與卿
共之又詔太子賜濂良馬復爲製白馬歌一章亦命侍臣和
焉其寵待如此九年進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贊善如故其明
年致仕賜御製文集及綺帛問濂年幾何曰六十有八帝乃
曰藏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可也濂頓首謝又明年來朝
十三年長孫慎坐胡惟庸黨帝欲置濂死皇后太子力救乃
安置茂州濂狀貌豐偉美鬚髯視近而明一黍上能作數字
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卷於學無所不通爲文醇深演迤
與古作者並在朝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會宴享律歷
衣冠之制四裔貢賦賞勞之儀旁及元勳巨卿碑記刻石之
辭咸以委濂屢推爲開國文臣之首士大夫造門乞文者後
先相踵外國貢使亦知其名數問宋先生起居無恙否高麗

安南日本至出兼金購文集四方學者悉稱為太史公不以
姓氏雖白首侍從其勳業爵位不逮基而一代禮樂制作濂
所裁定者居多其明年卒於夔年七十二知事葉以從葬之
蓮花山下蜀獻王慕濂名復移瑩華陽城東宏治九年四川
巡撫馬俊奏濂真儒翊運述作可師黼黻多功輔導著績久
死遠戍幽壤沈淪乞加卹錄下禮部議復其官春秋祭葬所
正德中追謚文憲仲子璫最知名字伯珩善詩尤工書法洪
武生年以濂故召爲中書舍人其兄子慎亦爲儀禮序班帝
數試璫與慎并教誡之笑語濂曰卿爲朕教太子諸王朕亦
教卿子孫矣濂行步艱帝必命璫慎扶掖之祖孫父子共官
內庭衆以爲榮慎坐罪璫亦連坐並死家屬悉徙茂州建文
帝卽位追念濂與宗舊學召璫子懌官翰林永樂十年濂孫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一 本傳 四

坐姦黨鄭公智外親詔特宥之

小傳

景濂姓宋氏景濂字也其先家金華之潛溪至景濂始自潛溪遷浦江今爲浦江青蘿山人初景濂與祖同以十月十三日生因名曰壽後更名濂上饒鄭錄事復初爲製令字其在母妊僅滿七月卽生故爲嬰兒時極多病每患風眩輒昏迷數日祖母金與其母陳更相保抱方獲無虞年六歲入小學其師包文叔授以李瀚蒙求一日而盡自後日記二千餘言諸生同隸小學者日暮罷歸其所讀書景濂皆成誦九歲頗學爲詩有道士樓節翁至或命賦詩爲贈景濂操筆輒成四韻有步罡隨踢脚頭斗巽水能轟掌上雷之句衆因目爲神童烏傷賈伯達豪俊之士也亟許以女歸焉景濂家素貧力不能致明師儒而鄉中授徒者皆畏景濂又莫敢爲之師自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二

小傳

一

是或作或輟者十年及鄉先達張敦授繼之自瀏陽滿官歸聞景濂善記也亟延見於別墅問四書正傳若干日可通背景濂以一月爲答繼之不之信抽架上雜書俛卽記五百餘言景濂以指爪逐行按之按畢成誦一字不遺繼之驚曰有才如此不可廢也城南聞公夢吉鄉貢進士也吾引汝就學焉景濂輒擔簦徒步從之聞公深喜授春秋三傳之學凡學春秋者皆苦其歲月先後難記景濂則并列國紀年能悉誦之但舉經中一事卽知爲魯公幾年幾月是年實當列國某君幾年幾月或俛書而覆之無少爽者適鄉校行私試景濂輒占前列同里胡君仲申時受學浦江吳公立夫吳公亦鄉貢進士以文章名家仲申從之游深得其學每見景濂輒加獎譽且謂曰舉子業不足煩景濂曷學古文辭乎仲申景濂

所畏者聞其言甚喜於是復從吳公游益取經史及諸子百家之書而晝夜研窮之凡三代以來古今文章之洪纖高下音節之緩促氣韻之長短脈絡之流通首尾之開闔變化吳公所受於前人者景濂莫不悉聞之於是其學大進繼登待制柳公道傳侍講黃公晉卿之門益講求其所至二公深相器重每有咨叩終日言之無少倦之色或離左右則書問之往來無月無之黃公至以博雅雄麗稱其文人有求文於黃公者黃公不暇爲輒命景濂撰就自署其名而遺之由是景濂以文知名于時臺憲諸顯人多願得而觀之而景濂不以爲己足且謂文爲載道之具凡區區酬應以適時用者皆非文於是益求古人精神心術之所寓而大肆力於其間積之既久浩浩乎而莫窺其際源源乎而不知其所窮洋洋乎而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二 二

不見其有所不足若景濂之文可謂能卓然名家者矣景濂之貌不踰於中人而其志則欲尙友於千古接人雖極其和至於品裁優劣則極慎許可當其意者蓋十無一二焉或狎而侮之卒弗與校人有樂於爲善者則竭其志慮而助之不啻若已事故自家庭之近至於州里之遠自公卿之貴至於僕隸之卑凡識景濂者咸以爲愷悌忠厚人也景濂篤於倫品處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皆無愧性尤曠達視一切外物澹如也年三十卽以家事授子姓朝夕惟從事書冊間稍有餘暇或支頤看雲或被髮行松間遇得意時輒擊缶浩歌聲振林木慘慘然如塵外人其傲視一世豈徒齊彭殤忘貴賤而已哉其胷中之所存蓋有不可得而測者矣子少景濂五歲初從吳公游始識景濂及再從柳黃二公而與景濂相從尤

密是則於學爲同志於師爲同門不可謂不知景濂也因誤爲小傳一通如此景濂所著若孝經新說周禮集傳經緯文宗浦陽三書古賦五音等書多未完其志甚銳而所述當不止此尙俟他日續書之至正十三年秋八月乙未朔前經筵檢討權參贊官鄭濤撰

宋太史者名濂字景濂婺之金華人也其先有諱憲者官大理丞爲易講師弟子衆至數千人唐武德閒自京兆遷吳興更十四世有諱榮者私謚文通先生通尙書春秋有才而不及用周廣順中徙于義烏隱居覆釜山至宋嘉定初有諱柏者復遷金華其地曰潛溪又五世乃爲景濂自其父祖而上世爲峻儒雖隱約鄉里閒不顯著而詩書之澤被於人者多矣景濂在姪僅七月爲嬰兒時苦多疾甫六歲卽能誦古文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二

小傳

三

書過其目輒成誦爲詩歌有奇語操筆立就人異之呼爲神童年十五里人有張繼之長者也告其父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名師卽有成爾乃攜之入城府俾受業聞人夢吉先生習易詩書春秋通焉爲舉子業課試每居諸生右其友胡君翰曰舉子業不足慰景濂盍爲古文辭乎遂與俱往浦陽從吳萊先生學吳先生博極經史善爲古章句景濂學之悉得蘊奧久之文章之名藉然著聞矣景濂爲文初若不經思而用意極精密浩浩乎莫闕其際源源乎不知其所窮洋洋乎不見其有所不足也當是時鄉先生翰林待制柳公貫翰林侍講學士黃公潛皆大儒天下所師仰景濂又各及其門執弟子禮而此兩公者則皆禮之如朋友柳公曰吾邦文獻浙水東號爲極盛吾老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惟

景濂以絕倫之識而濟以精博之學進之以不止如駕風帆於大江中其孰能禦黃公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人矣景濂所爲文多經二公所指授柳公謂其渾雄可喜黃公謂其雄麗而溫雅莆田陳君旅知言士也爲之序曰柳公之文龐鬱隆疑如泰山之雲層鋪疊湧杳莫窮其端倪黃公之文清圓密切動中法度如孫吳用兵神出鬼沒而部伍不亂景濂之文其辭韻沈鬱類柳公體裁簡嚴類黃公大哉文乎其不可無淵源乎蓋以景濂爲能兼二公之所長矣翰林學士承旨廬陵歐陽公元於二公爲行輩嘗評景濂文氣韻沈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懾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翩然鸞舉不沾塵土辭調爾雅如殷卣周彝龍紋漫滅古意獨存態度多變如晴霽終南衆皴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二

小傳

四

邁千古安能與於斯其爲當世所稱許如此於是二公相繼旣卽世而景濂踵武而起遂以文章家名海內至正中用大臣薦擢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自布衣入史館爲太史氏此儒者之特選而景濂素不嗜仕進固辭避不肯就會世亂益鞫閔不欲事表顯乃入小龍門山著書書成二十四篇曰龍門子疑道記又著孝經新說周禮集註等書皆傳于學者初宋南渡後新安朱文公東萊呂成公並時而作皆以斯道爲己任婺實呂氏倡道之邦而其學不大傳朱氏一再傳爲何基氏王柏氏又傳之金履祥氏許謙氏皆婺人而其傳遂爲朱學之世適景濂旣閒因許氏門人而究其說獨念呂氏之傳且墜奮然思繼其絕學每與人言而深慨之識者又足以知其志之所存蓋本於聖賢之學其自任者益重矣

景濂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說悉得其指要至於佛老氏之學尤所研究用其義趣製為經論絕類其語言實諸其書中無辯也青田劉君基謂其主聖經而奴百氏馳騁之餘取老佛語以資嬉劇譬猶飫梁肉而茹苦荼飲茗汁耳景濂狀貌豐厚美鬚髯然目短視尋丈之外不能辯人形而雪邊月下蠅頭之字可讀也性疏曠不喜事檢飭賓客不至則累日不整冠或攜友生徜徉梅花閒轟笑竟日或獨臥長林下看晴雪墮松頂雲出沒巖扉閒悠然以自適世俗生產作業之事皆不暇顧而篤於倫品處父子兄弟夫婦閒盡其道與人交任真無鉤距視人世百為變眩捭闔謾若不知知之亦弗與較縱為人所賣不復卹而人亦無忍欺之者用是咸稱為有德之君子景濂所為文別有蘿山吟藁三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二

小傳

五

卷潛溪內外集三十卷又有浦陽人物記五卷或謂可比五代史云

義烏王禕曰世稱太史公司馬遷好游南上會稽浮於沅湘北涉汶泗過梁楚足迹半天下其文雄深雅健善馳騁有奇氣以游故也吾觀宋太史以文章擅名今世其才氣殆前無古人使其生遷時與之相頡頏不知其孰為先後矣而其足迹未嘗踰鄉里豈世之稱遷者固不足信耶遷生龍門而景濂亦著書龍門山其所著書與遷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以成一家之言何異然遷謂自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後至其身亦五百歲自待太重亦見其不知量矣若景濂立言謙謙焉未始以自高此又其所為異耶

宋濂字景濂世居金華之潛溪至景濂始遷浦江之青蘿山

祖德政贈太常少卿父文昭贈禮部尚書妣陳氏贈淑人娘
七月而生少讀書日記二千餘言嘗從聞人夢吉受春秋繼
從柳貫黃潛吳萊學古文辭年二十五明道著書義門鄭氏
之東明山名震朝野元至正中有薦爲翰林編修辭不赴國
朝定鼎金陵遣使奉書幣聘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召授皇
太子經筵起居注總修元史陞翰林學士議封功臣勳爵遷
國子司業三轉爲翰林侍講學士總修大明日歷拜翰林學
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寵遇
隆渥啟沃宏多旣而念其開國文臣之首侍從十有九年制
度典章燦然大備功爲不少詔以年老致政還家官其次子
遂爲中書舍人長孫慎爲儀禮司序班推榮二代家居三年
以愼坐法舉家遷謫茂州至夔門得疾不食者三旬書觀化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二

小傳

六

帖端坐而逝時洪武辛酉年七十有二景濂博極羣書孜孜
聖學道德文章師表當世敷昭皇猷贊翊治化名遍寰宇文
傳外彝而循循然謙抑下士接引後進所著有潛溪集翰苑
集芝園集蘿山集龍門子浦陽人物記合一百四十餘卷子
璫字仲珩以書法擅名當世朝野稱之

贊曰栢嘗受經蘿山親炙言論所益多矣匪惟言論而又示
之文辭何其幸歟故觀其文原則知爲文必在養氣而以六
籍爲本孟子爲宗次之韓子歐陽子噫世之論文無以加於
是矣至其自題畫像則云吾心與天地同大吾身與聖賢同
貴奈之何墮於曲學局乎文藝亡其眞實之歸溺此浮華之
麗又云用致知爲進學之方藉持敬爲涵養之地由是觀之
其自期待爲何如哉舍是而求其所學於文字之間亦未矣

宋濂字景濂其先世自吳興徙烏傷復自烏傷徙金華之潛溪濂授經浦江鄭氏樂其門風因築室青蘿山作山房誌述其事甚悉遂爲浦江人幼能強記從鄉貢進士聞人夢吉爲春秋三傳學凡學春秋者皆置其歲月濂但舉經中一事卽知爲魯公某年某月實當某國某年某月或俾書而覆之無少爽者復師吳山長萊柳待制貫黃待講滑多所指授期許甚至濂亦曰無師之學雖多不工蓋終身稱述師門不少置云廬陵歐陽元者知名士也嘗目濂文如淮陰將兵百戰百勝志不少懾又如晴霽終南衆皴前陳攬結不暇遂以文章名海內元至正中用大臣言以翰林國史編修召濂知世亂固辭不就郡守奉書幣請授學官子弟濂答書曰承執事意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二

小傳

七

甚善然濂幼多病若藝黍稷牽車牛遠服商賈咸力不任家藏古書數千卷聊以自遣執事過聽強欲儒之一旦深衣大帶翱翔講堂之上矜佩森如立竹執經問難環視其中枵然無有其于窘迫實有不堪且師嚴然後道尊濂習懶成癖亂髮被肩累日不冠或與二三友生轟笑花下遂以竟日或獨臥林樹看晴雪墮松白雲出沒巖扉閒悠然自適雖不能造文性樂之甚當操觚沈思時闔扉凝坐不欲聞人履聲卽近輒拊几大呼見者以爲狂易或屬草未就擊磬遶室中行或使小奚簡髮如捕蝨狀或摩搔膺腹使氣隆隆然降升乃已若一入城市衆人雜居又無邃房曲閣可下關牡未書半行狙伺猿窺大鳴小噪敗人意趣寧失百金之產乃不忽苟廢此樂不如無生又自嬰禍患以來見一夫負戟而趨心輒

震怖杵擊下土面無色澤口噤不能對所居之北有一峯峻甚以其似馮翊夏陽之山故號曰小龍門其間甚闊曠思誅茅架屋三開讀書自娛志願畢矣竟不出洪武庚子舉遺佚特徵濂除江南儒學提舉授太子經甲辰改起居注洪武二年除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修元史時編墓之士皆山林遺逸濂總其成凡六月而就是年剖符封功臣下濂議五等封爵召宿大本堂討論漢唐故事可法者上之又參考歷代郊禘大禮三年除奉議大夫國子司業上孔子廟祀議大略謂古者奠皆西面今遷神南面奠者北面失神道尙右之義古者大夫束帛以依神士結茆爲菽無有像設之事今搏土而肖之失神而明之之義古者旣灌迎牲旣奠燔蕭合羶薌今薰薌太簡古者祭饗設延燎天子百公五十卿三十今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二

小傳

八

秉炬近瀆古學者各祭其先師非學弗師非師弗祭唐開元禮國學祀先聖以諸賢諸子配諸州但以先師顏子配今雜置妄列甚至苟況楊雄之徒亦與焉爲紊古學以明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今顏曾在堂而路點在廡爲倒置古者士見師以菜爲摯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見先師其四時之祭皆釋奠今專用春秋又釋奠用樂釋菜無樂又用大晟樂亂世之音爲雜他如廟制失宜冕服無章器用雜雅俗升降昧左右皆非是忤旨謫安遠知縣復徵爲禮部主事進太子贊善大夫翰林侍講知制誥奉詔撰歷代姦臣行跡爲辨姦錄分賜太子諸王又奉詔修大明日歷一百卷寶訓五卷闕江樓記觀心亭記昭鑒錄序洪武政紀春秋本末序祀訓錄序他若山川百神朝享律歷衣服四彝朝貢賞賚之儀以及功臣碑

褐屬國詔諭鮮不出其手者日夜禁中未嘗得請休沐也爲人性至謹有所陳說不爲文飾雖家事亦一一爲上道之一日上忽問昨飲酒樂乎客爲誰饌何品濂具以對上笑曰卿飲朕令人視之果如卿言卿不欺我或試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不置上曰否者爲誰濂曰善者與臣友故知之否者縱有之臣不識也又嘗欲俾參大政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雍容可爾今待罪禁林朝夕侍從受上恩渥矣誠不願居重職上以爲誠愈厚之每見必命坐言必稱先生或稱景濂嘗有內宴侍臣皆在上曰今須各盡觴中貴監勸者甚力濂辭不任上笑曰但醉耳何傷至三觴面渥赭行不成步上歡甚爲賦醉學士歌又以濂馬齋命皇太子選御廐馬二以賜爲賦黃白馬歌廷臣咸應制屬和焉俄用侍從勞進承旨且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二

小傳

九

曰朕起布衣爲天子卿亦起布衣爲開國文臣之首俛世世以之不亦休乎趣召子若孫官之因以子璉爲中書舍人孫慎爲儀禮司序班時休暇卽命題試之曰朕爲卿教子孫也已而以年至詔致仕贈二代誥辭皆御制明年入朝見於端門上大悅皇太子諸王皆歡動顏色翌日勅儀曹奉上尊法膳相屬自是日侍上游宴周旋觀閣慰諭有加嘗喟然曰純臣哉爾濂方今四鬢皆知卿名卿其自愛蓋日本安南使者嘗上書請濂文也十三年冬序班慎以胡惟庸株及論棄市濂當坐特赦安置茂州至夔寓僧寺不食卒年七十二所論著有潛溪龍門鑿坡芝園歸田諸集一百三十卷行于世次子舍人璉字仲珩少知名工書能詩歌眞行篆俱入能品璉子懌愷恪懌亦能書建文中爲翰林待書文皇時愷坐鄭智

累當坐上曰宋濂開國名儒侍皇考有勞愠其孫赦勿問先是濂卒鄉人桑以時葬之蓮花峯下永樂中蜀獻王召恪遷於華陽賜田以祠成化中蜀嗣王臨拜其墓賚其遺孫在墓傍者復爲改窆于成都之迎暉門外正統中賜諡文憲嘉靖三年詔曰故承旨濂有文如賈誼董仲舒傳訓如晡廣桓榮此國之光也其以六世孫德芳爲國子生

論曰宋公蚤年肥遯偃蹇朝命及遇眞主幡然有濟時之志殆與陸沈金馬以仕易農者殊矣天造草昧大臣皆馬上勳公錯綜古制克定隆典首創制科至今蒸蒸向風窮山下里彬彬弦誦顧制科士鮮能名公功者一代文治誰力哉晚年恩遇尤渥蓋有丞相大將軍以下所莫能得者一旦株累上疑甚且不測太子請之曰庶民延一師且全終始況王者乎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二

小傳

十

不應一日入宮高皇后忽布衣蔬食問曰何爲對曰聞宋先
生且不免爲資冥福耳上不憚投箸而起因得曲赦以遷死
嗚呼可以知君臣之際矣

贊曰景濂濟濟流藻有泚紫禁賡歌青宮設醴屬草螭頭蜚

聲彝邱裁成帝謨治我邦禮

吳之器
發州書

行狀

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致仕潛溪先生宋公行狀

曾祖考溥德

妣周氏

祖考德政贈亞中大夫太常少卿 妣金氏贈淑人

考文昭加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 妣陳氏加贈淑人

本質金華府浦江縣感德鄉仁義里

先生諱濂字景濂世爲婺之金華人也其先有諱憲者官大理丞爲易講師弟子衆至數千人唐武德閒自京兆尹遷吳興更十四世有諱榮者私諡文通先生通尚書春秋周廣順中徙於義烏隱居覆釜山又七世至宋嘉定初有諱柏者復遷金華其地曰潛溪又五世乃至先生始遷浦江仁義里之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二

行狀

一

青蘿山仍以潛溪扁其所居示不忘本也於是四方學子咸以潛溪先生稱之先生在姪七月卽生爲嬰兒時苦多病每風眩輒昏迷數日祖母金及母陳更相保抱得免無虞年六歲入小學授以李瀚蒙求一日而盡自後日記二千言同肄業者日暮罷歸其所讀書先生皆成誦九歲爲詩歌有奇語人異之呼爲神童年十五六里人張繼之長者也聞先生善記誦邀至別墅所問以四書經傳若干日可通倍先生以一月爲答初繼之不之信抽架上雜書俛卽記五百言先生以一指爪逐行按之按畢輒倍一字不遺繼之告先生之父尙書公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名師卽有成爾乃攜入府城受業于聞人夢吉先生授以春秋三傳之學凡學春秋者皆苦其歲月先後難記先生卽并列國紀年能悉記之但舉經中

一事卽知爲魯公幾年幾月是年實當列國某君幾年幾月或俛書而覆之無少異者且兼通易書詩及周禮諸經先生爲舉子業每出諸生右會吳貞文公兼授經於白麟溪上攻古文辭金華胡君翰亦來從學胡君致書于先生曰舉子業不足慰景濂盍來同學古文辭乎先生欣然來從吳公博極經史學之未幾悉得其間臬自是先生文章之名藉然著聞矣居無幾何吳公解館而歸先生嗣主教席子弟年十六者皆相從讀書講道東明山中受業者一門凡四十餘人始終越二十年學成多有躋膺仕者當是時會伯祖貞和府君主家政年踰八十端嚴方正先生年甫四十又五終日毅然賓主人尤高之府君方著家規示子孫其冠婚喪祭儀制禮文多參問於先生先生則據證古今準酌時宜以成一家之法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二

行狀

二

子孫世守詩禮之教者先生之力也先生嗜學日篤時柳文肅公貫黃文獻公潛皆大儒天下所師仰又各及其門執子弟禮二公則皆禮之如朋友柳公曰吾邦文獻浙水東號爲極盛吾老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惟景濂以絕倫之識而濟以精博之學進之不止如駕風帆於大江中其孰能禦之黃公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人矣先生所爲文多經二公指授柳公謂其渾雄可喜黃公謂其雄麗而溫雅國子監丞陳君旅序先生之文謂能兼二公之所長歐陽文公元謂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斯先生爲當時所稱許如此二公相繼卽世先生踵武而起遂以文章家名海內矣至正己丑用大臣薦擢先生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自布衣入史館爲太史氏儒者之特選先生以親老不敢

遠違固辭會世亂益韜閑不事表顯乃與弟了入龍門山著書二十四篇曰龍門凝道記及著孝經新說周禮集註等書弟子乃先公貞孝處士諱淵府君也初宋南渡後新安朱文公東萊呂成公並時而作皆以斯道爲己任發實呂氏倡道之邦而其學不大傳朱氏一再傳爲何基氏王柏氏又傳之金履祥氏許謙氏皆發人而其傳遂爲朱學之世適先生旣間因許氏門人而究其說獨念呂氏之傳且墜奮然思繼其絕學每與人言而深慨之識者又以知其志之所存蓋本於聖賢之學其自任者益重矣先生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說悉得其指要至於佛老之學亦所研究用其義趣裁爲經論類其語言實諸其書中無辯也誠意伯劉君基謂其主聖經而奴百氏馳騁之餘取佛老語以資戲劇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二

行狀

三

譬猶飲梁肉而茹苦茶飲茗汁耳歲庚子大明皇帝定鼎金陵遣使者樊觀奉書幣造門徵先生先生曰昔聞大亂極而眞人生今誠其時矣遂幡然應詔先生與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龍泉章君溢俱見上尊重之語必稱先生而不名七月以先生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十月奉旨入內授皇太子經先生誠明儼恪遇綱常大義明白開陳再三言之而不倦上深嘉歎之壬寅八月上召先生及興國孔克仁講春秋左氏傳畢先生起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是月告歸省親有白金文綺之賜且曰卿之誠慤朕素知之故有此賜耳甲辰十月改起居注先生侍上左右知無不言補益甚衆明年正月上御端門與先生論及黃石公三略且口釋之先生進口尚書二典三義帝

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陛下留意講明之上曰朕非不知
典謨爲治之道但三略乃用兵攻取時務所先耳上問帝王
之學何書爲要濂請讀真德秀大學衍義上覽而悅之令左
右大書揭之兩廡之壁時賜觀之嘗侍上語賞賚先生曰天
下以人心爲本苟得人心帑藏雖竭無傷也人心不固雖有
金帛何補於國耶上詔丞相李公善長歸江西軍中所掠牛
於其民無牛者官給之勿取其租丞相退上顧先生曰向所
言事當乎先生對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何能獨
富捐利於民實興邦之要道也三月先生以疾告詔還家燮
治仍賜金帛皇太子致贈有加焉六月先生上箋謝恩復奉
書皇太子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讀書毋怠惰毋驕縱修進德
業以副天下之望上覽書喜甚召太子語以書意且賜書答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二

行狀

四

其略曰曩者先生教吾子以嚴相訓是爲不佞也以聖人文
法變俗言教之是爲疏通也所守者忠貞所用者節儉是爲
得體也昔聞古人今則親見之復以文綺侑書上每與羣臣
言先生淳謹君子輔導有方眷遇甚隆旣而先生丁尙書公
憂及服除洪武二年詔徵先生總修元史六月除翰林學士
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編摩之士皆山林布衣發凡
舉例一俛於先生先生通練故事筆其綱領及紀傳之大者
同列斂手承命而已逾年書成先生之功居多時剖符封功
臣下先生議五等封爵召宿大本堂討論達旦先生歷據漢
唐以來故實量其中而奏之曰此可法彼不可法皆傳於理
乃已時甘露屢降上問災祥之故先生對曰受命不干天于
其人休符不干祥于其仁是以春秋不書祥而紀異爲是故

也上姪文正以荒淫擅殺得罪先生言曰文正罪固當死陛下體親親之義生之而置諸遠地則善矣上嘗言古之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卽神仙也先生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僧集皆由人主篤好故能致之使移此心以求賢輔天下其有不洽乎上深然之上旣追封外王父爲揚王立廟京師御通天冠絳紗袍以祭祭畢召大臣問曰朕祭外王父卿等以爲不當服袞冕何也先生對曰袞冕惟祭天地宗廟用之餘則當降禮也上嘗祀方丘患心不寧先生進曰孟軻有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密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上稱善久之三年十二月遷奉議大夫國子司業國子多大臣子弟先生蒞之以莊率之以正日進諸生立兩序據坐執經敷揚闡奧之旨教

以孝悌忠信之道學者帖帖遵度惟恐不得爲先生弟子上欲試先生以吏事四年八月授安遠知縣五年二月召爲禮部主事十二月擢太子贊善大夫階如司業時先生之忠誠久而彌篤皇太子一言一動皆以禮法諷諭使歸于道讀書至切於政教及前世興亡之故必拱手揚言曰君國子民之道當如是不當如彼且推人情物理以明其義皇太子每斂容嘉納敬禮未嘗少衰言則曰師父師父云且書舊學二字以賜六年二月上御西廡大臣皆侍坐上指衍義中言司馬遷論黃老事令先生講析俛在坐者聽之先生旣如詔復言曰漢武嗜神仙之學好四彝之功民力旣竭重刑罰以震服之臣以爲人主能以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校教民則禍亂無從而作矣刑罰非所先也上謂先生曰朕之爲君

上畏天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先生對曰陛下此
心古先哲王之心也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
爲人王者奈何不敬正謂此爾願陛下愼終如始天下幸甚
上御齋室先生侍坐上問三代歷數封疆之修短廣狹先生
歷言之且曰三代之治天下也以仁義故歷年之多後世莫
及上從容謂曰皇太子留心治道卿等宜常與論議庶廣識
見幸善調護之先生益孜孜弗懈七月陞翰林侍講學士中
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仍兼贊善大夫先生之父文昭贈
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母陳氏贈淑人先生奉詔搜萃歷代姦
臣之蹟編爲辨姦錄及進太子諸王各分賜焉初上作祖訓
錄至是成命先生作序諭以太意先生歷言帝王之道及皇
上創業之艱以致箴戒之意於後人上稱善命刻于篇先生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二

行狀

六

嘗待上至後苑觀穫上曰農事成矣先生對曰國以民爲本
民以食爲天陛下知稼穡之艱難而念民生之良苦實盛德
也上問曰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先生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不
專讀誦而尙躬行人君兼治教之責躬行以率之天下有不
從教化者乎八月奉旨纂修大明日歷一百卷擇言行之大
者爲寶訓五卷先生總裁其事朝夕禁中至七年五月乃成
先生自以布衣沐非常之遇誓竭誠以報國凡上有所任使
靡書靡夜躬閱載冊書于牘進之或覆視于冊一字不遺先
生在朝日久若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祀典朝享宴慶禮樂
律歷衣冠之制四彝朝貢賞賚之儀及勳臣名卿焯德耀功
之文承上旨意論次紀述咸可傳於後世先生在上前凡所
陳說不爲文飾隱蔽雖家事苟有問亦一一道之常曰君猶

父也天也其可欺耶主嘗問昨日飲酒否座客爲誰饌爲何物悉以其人及膳羞品對上笑曰卿飲時朕令人視之果如卿言卿信不欺我故上久而益信其誠欲俾參大政先生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今幸待罪禁林陛下之恩大矣臣誠不願居職任也上愈厚之每宴見必命茶賜坐每旦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治道或至夜分乃退先生屢有所建明召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不置又問否者爲誰先生曰善者與臣友故知之否者縱有臣不知也卒無所毀短或命賦詩爲文必寓忠告嘗奉制詠鷹令七舉足卽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言上忻然曰卿可爲善諫矣然先生絕不以語人至於應制之作亦不留藁署溫樹二字於居室之壁有問及內事者指以示之上嘗與先生飲先生素不勝杯勺舉觴卽辭上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二

行狀

七

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且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甘露降上召先生賜坐上躬執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投之手注于卮以賜先生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耳皆異恩也九年六月上以先生久典制作宣勞爲多特拜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上每謂先生曰朕以布衣爲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趣令取子孫官之先生屢辭謝不敢奉詔至是年某月詔徵先生冢子瓚之子慎爲殿廷儀禮司序班未幾復召介子遂除中書舍人上時休暇輒命題試遂與慎而戒飭之上笑語先生曰朕爲卿教子孫先生或奏事久稍倦上命遂慎其扶下殿父子祖孫三世

皆官內廷當世以爲異事復以先生艱於行步特詔皇太子
選良馬以賜上親作馬歌復詔羣臣咸作之以寵耀焉先生
益感激不自寧常戒子孫曰上德猶天地也將何以爲報獨
有誠敬忠勤略可自效萬一耳上以先生年且至不可煩以
事十一月有致政之詔乃加贈先生之父侍郎爲嘉議大夫
禮部尙書母德人爲淑人祖德政贈亞中大夫太常少卿祖
妣金氏贈淑人夫人賈氏封亦如之先生及二代誥辭皆上
所親製天下榮之誥辭中稱先生德量之宏如千頃陂澄之
不清撓之不濁人以爲上知人之明云先生行旣有期上眷
念尤深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幸相待數日姑徐徐行由
是朝夕左右者累月時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上
聽厭其迂衍怒欲罪之以問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二 行狀 八

敬此詆謗罪當誅上答之而罷怒未解召先生先生曰彼應
詔上疏其心爲上耳烏可深罪乎上默然已而上覽疏中有
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
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耶上嘗廷譽
先生曰古之人太上爲望其次爲賢其次爲君子若宋景濂
者事朕十有九年而未嘗有一言之僞諂一人之短寵辱不
驚始終無異其誠所謂君子人乎匪止君子抑可謂之賢者
矣在廷之臣皆以爲信然十年二月先生遂辭歸瀕行賜紙
幣文綺及御製文集皇太子贈以衣三襲上諭曰朕最慎于
賞予嘉卿忠誠可貫金石故以是賜卿卿今年幾何矣先生
曰六十有八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先生
叩首謝上復屬曰大江漲不可舟卿宜循內河達家庶幾無

虞仍俛慎護先生行先生至家卽拜表遣慎詣闕稱謝仍上箋皇太子申明正心治國之要上賜詔褒答大旨謂先生忠良之臣勲業旣著文章必傳功成身退惟先生獨全初先生將辭請歲一來朝是年九月朔先生復入朝越十又四日見於端門上竚想已久延問累矣及見大喜加勞再三皇太子諸王皆驩動顏色越翌日上降勅符遣儀曹奉醪膳諸物抵寓館以賜自是日侍上游歷觀闕盤旋禁禦詢諮備至便殿侍食日晏始退恩禮之優羣臣莫敢望上嘗喟然歎曰純臣哉爾濂純臣哉爾濂方今四彝皆知卿名卿其自愛先生避謝不敢當凡所陳論皆古之格言朝廷百官惟恐不留先生下至寺人衛卒見先生至皆以手加額相推排迎拜恐不得先覩先生留朝七旬餘上重先生還而難言之先生以歲暮宋文憲公全集卷首二行狀九

其極外物之往來視之若不相干嘗曰古人之爲學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復說道之蔽也先生作事不尙表暴務合乎義教人皆隨其質而導之使入於善尤篤於倫品處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者皆可爲法與人交和易任眞無鉤距縱爲所給亦弗與較臨財廉非其分不取大書於門曰寧可忍餓而死不可苟利而生君子以爲名言權要及有力者苟非其人雖置金滿橐求一字不肯與縱不得已與之亦不受其餽謝曰本使奉勅請文以百金爲獻先生卻不受上以問先生先生對曰天朝侍從之官而受小彞金非所以崇國體也上深然之貧賤人情有可哀欲發潛振幽卽欣然爲之先生四持文衡試天下士得人爲多援引後學惟恐弗及遠方來者授館而飲食之雖久不衰有小善必衆譽

之色溫氣和近其側者如大寒之加重裘盛暑之濯清風也天下之能文者多經先生指授朝廷英俊皆以先生爲法初奉勅教文華生數十輩至是出參大政爲御史知列郡者相望四方士得一見先生夸於人以爲幸承一言之賜者人輒改觀視之不敢與齒士大夫言當世有德者必曰先生而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無賢愚咸推爲先生大人長者及先生之歸上面發後學無師之歎蓋先生之道內誠外恕一出於正發之也當而行之也安故上下信服若是云雖已貴顯平居布衣疏食無異貧士先生細目美髯狀貌豐厚不爲奇異行以求過於人不事生產不置田宅或勸爲子孫計先生曰富貴豈一家物哉吾乃所以遺之也先生惟刻意於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不觀及致政歸青蘿山闔一室曰靜軒終

日閉戶篡述人不見其面戒子孫毋至城市姻連有以郡縣事爲托者皆峻謝之或談及時事輒引去不與語切於仁愛聞民有困乏者爲之不飽先生視近甚明夜燃燈於几臥繡帷中閱蠅頭小書一黍上能作十餘字皆可辨點畫人以爲先生不飲酒寡嗜欲所致豈或然歟先生所著文有潛溪集四十卷蘿山集五卷龍門子三卷浦陽人物記二卷已傳於學者翰苑集四十卷芝園集歸田已後所著計四十卷十三年冬先生孫慎以罪被刑舉家當寘重辟上念先生特降赦安置茂州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先生以疾卒於夔府臨殁端坐斂手而逝當是時夔之府守官吏皆來賻贈哭奠葬先生於夔府之西蓮華池山下其經紀喪葬刻石表墓者則知事桑以時也先生生於至大庚戌十月十三日享年七十有二

宋文憲公全集

卷首二

行狀

十一

娶賈氏名專字主敬賢而有德爲女婦師前先生一年卒葬青蘿山子男二長瓚次遂有文行精篆隸眞草四體書女二長適金華賈林次適義門鄭杖孫男慎愷恂懔嗚呼惜自垂髫時嘗侍先公貞孝府君拜先生於牀下先生不以童子無知卽辱進而教之親承化育于茲有年矣第懼才質凡庸學如望洋有孤父師之教今聞先生謝世長慟莫知所從竊念先生道德文章固已顯著於當世其出處遭逢行事之盛世系遷徙生卒歲月之詳尙恐人未盡知爰敢哀取翰林待制王公禱先伯父太常博士諱濤府君舊著小傳及同門友方孝孺所作歷官記輯爲行狀一通俟請當代立言君子著爲碑銘表諸墓隧庶幾他日太常國史有所採擇焉洪武十四年十二月一日門人義門鄭楷狀

